濂洛關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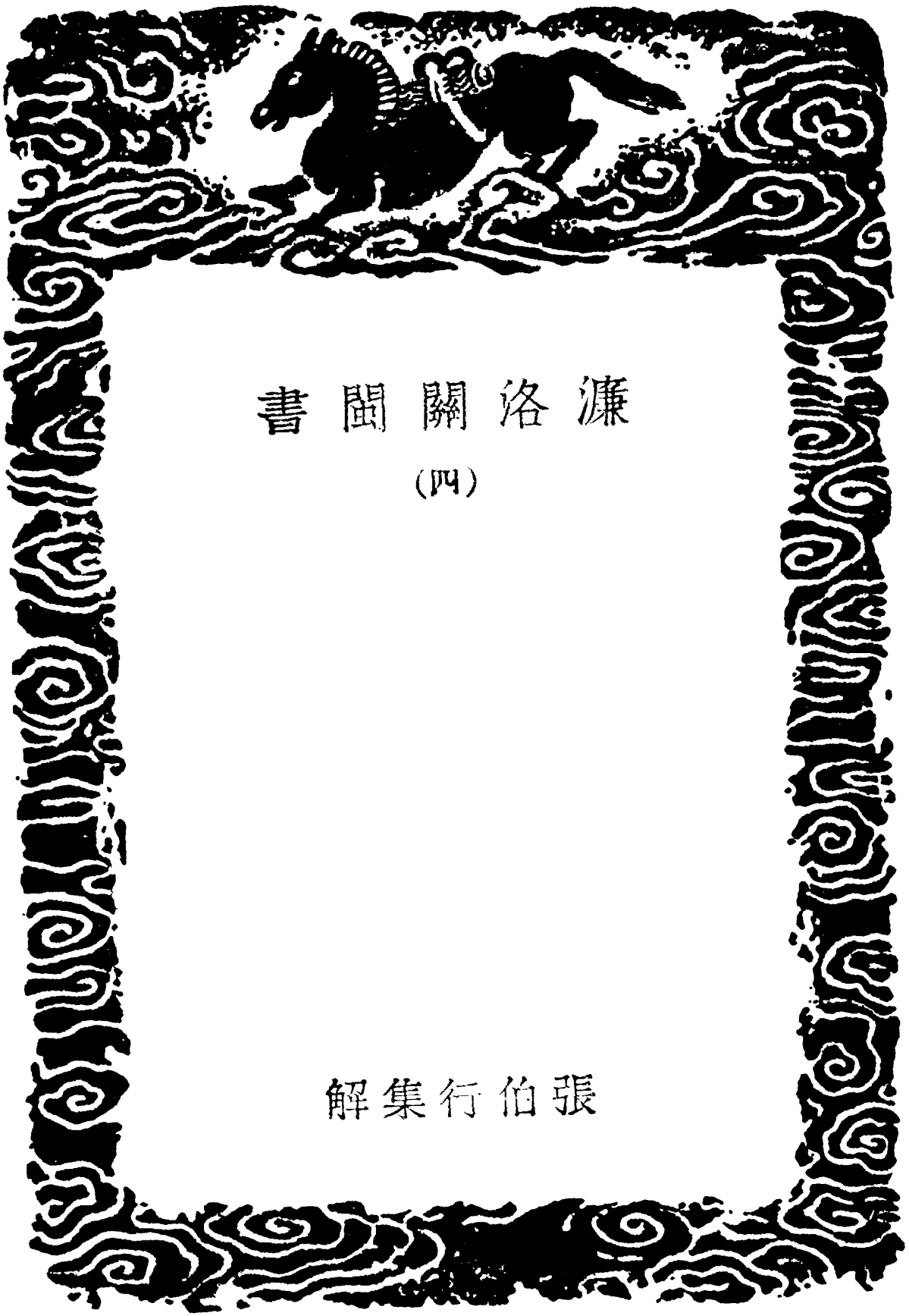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濂洛關閩書

（四）

張伯行集解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五

朱子

氣質章句上 凡四十四章

朱子曰。氣質之用小。道學之力大。氣質之美者其所設施。亦可以見長而局於一偏。故其用小若從事道學。則識明守定。而應變之才。靡所不周。其爲力較大也。○皆以心地爲本。心者虛靈不昧之體。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故自古聖賢。莫不以心地爲萬事之本而務存焉者也。放其心而不知求。故失之驁。寂守其心而無所用。則又流於異端虛無之學矣。○

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去私意則樂矣。私意一萌於中。將日用動靜之間。紛紜纏擾。無非憂惑懼之境。此所以不樂也。誠能克去私意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胷次灑然。毫無繫累。其視天地萬物。靡不各得其所矣。何樂如之。○朱子曰。人不可以不莊嚴。所謂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偸。端莊嚴肅。主敬之功也。吾人一身日用動靜之間。不可不時時檢束。蓋禮所謂君子莊敬則德性日強。安肆則志氣日偸。○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此言知所以爲士。則知所以爲聖人矣。士者有志於聖非細故也。○朱子曰。古之學者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豈易視聖人哉。蓋以士雖未至乎聖人。而其所爲皆聖人乃古謂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之事。故知所以爲士則所以爲聖人者。亦從此而造之耳。豈別有幽深高遠之不可知哉。○朱子曰。知其所偏而欲勝之。在吾

日用之間。屢省而痛懲之耳。故周子有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之說。是豈他人所得而與於其間哉。此教人以變化氣質之道。言明知氣質之偏。而欲勝之。亦惟於日用之間。屢加省察。而偶有所偏。卽痛自懲創。使之去其偏而合於理可耳。觀周子之言。惡必自己易之。中亦自己至之。豈他人所能助哉。天理人欲。幾微之間。天理至公。人欲私判。若霄壤。然當發念之初。特幾希微渺之間耳。辨之不蚤。則有溺於欲而不自知者。故君子務窮理而必謹之於獨。以審其幾焉。

○朱子曰。君子之於學。非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也。固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然後可與語學矣。夫將求至乎古人之所至者而後已。則非規撫綴緝之所能就。其必有以度越世俗尋常之見。而直以古人之事自期。然後可得而至也。今之學者卽下所謂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也。古人所至。則以聖人自期。而至於純粹以精之地也。是故君子之於學。豈特與今之學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哉。固將求至乎古人所造之極而後可以語學耳。夫旣求至於古人。則非僅規撫而摹倣之。綴緝而聯續之者所能就其德業也。當必有以超出尋常。取法乎上。然後古人之所至者可得而至焉。夫古人之學何爲哉。致知以明之。立志以守之。造之以精深。充之以光大。雖至乎聖人可也。不出乎此。而營營馳騁於末流。竭精慮思。惟懼夫蓄藏之不富。誦說之不工。雖曰能之。非吾之所謂學也。古人之學。果何所爲也。蓋致吾心之知見之明焉。立一己之志。守之固焉。擇執旣久而精微深奧之蘊。由是以造之。光輝盛大之業。由是以充之。且自其美大者優游漸漬以幾於化。而入於聖人之域。無不可者。不此之務。乃營營焉逐末隨流。竭精慮思。馳騁於蓄藏之富。誦說之工。學不師古。何以入聖。然則彼之自以爲能者。特學其所學而非吾之所謂學也已。

蓋循乎古人之事。上之可以至聖賢之域。下之可以安

性命而固貧窮。得時而行。亦何所不利哉。由今之所爲。極其效足以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其得與失。又未可知也。由此觀之。古人之所爲可知矣。今人之所爲亦可知矣。能循古人之所爲。則上之可以爲聖爲賢。下之亦不失吾性命之固有而安之若素。自非貧窮之所得移矣。況得時而行。則卽本其窮居之理。舉而措之。亦何所往而不宜哉。若由今人之所爲。極其蓄藏之富。誦說之工之效。雖足與今之爲士者並而爭一旦之功名。然而窮通有命。其得與失又未可知。徒自見棄於聖賢而已。世之學者當亟反其所爲。毋謂今人之不古若也。○朱子曰。天下事無不可爲。但在人自強如何耳。天下之事在天下之人任之。無不可爲者。人能奮發爲雄則事無難易。功可立見。故特患不自強耳。何患不可爲哉。○朱子曰。夫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人無英銳之氣。則志必卑陋而不足以語上。然或過盛而無以制之。則爲氣所使飛揚傾覆。不肯遜志於學。此學人之通患也。○朱子曰。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若盈。責報甚奢。以至善日消惡日長。不自知其陷溺於利欲之橫流焉。然則爲善者甚毋遽自足。以徼一時之幸也。○朱子曰。收斂身心。或正容端坐。或思索義理。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務令動靜有節。作止有常。毋使放逸。則內外本末交相浸灌。而大本可立。衆理易明矣。此教人以主敬之學也。正容端坐以斂其身。思索義理以收其心。旣知所持守矣。又於事物之來。隨事省察。凡動靜作止之間。皆有常度而不放。如此則內外本末交致其功。而本立理明。自可上達矣。○朱子曰。攻吾不計功。而後可與入聖賢之域。若常人之情。小有一善則自視若盈。責報甚奢。以至善日消惡日長。不自知其陷溺於利欲之橫流焉。然則爲善者甚毋遽自足。以徼一時之幸也。善量無窮。終身行之不盡。故正誼者不謀利。明道者

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人之所不忍棄也。人苦不自見其短。而又無攻治之者。故終無以自成其長。若肯攻吾之短不少隱諱。則因而修省克治。乃所以成吾之長也。此固仁人所日求而不可得者。尙忍輕棄其言而不之聽乎。○朱子曰。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心之體本靜也。而感物則趨於動。心之用本善也。而有時入於不善。夫動而流於不善者。豈心體之本然哉。蓋人爲物欲所誘。遂以陷溺其本然之善心而至此耳。此靜存而動察所宜亟亟也。○朱子曰。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人。學者雖以自省可也。德蘊於中者也。言貌見於外者也。本其蘊於中者而見於外。故爲內德之符。惟有德者涵養純粹。斯發諸言則溫厚和平而藹然可聽。形諸貌則端莊整肅而儼然可尊。此自然而然。非可襲取而僞爲者也。不惟以此觀人。人不可得而瘦。學者尤當以此自省其身。言必思忠。貌必思恭。而後鄙倍不出於口。暴慢不形於容。而可以自進其德也。○朱子曰。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卽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心固在內。而隨感而應。則常見乎外。故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皆心之用。而人所未嘗離者。是以既存於內。而又不可不致謹於外焉。此主敬之功所以必合內外而交盡也。○朱子曰。科舉之習。前賢所不免。但循理安命。不追時好。則心地恬愉。自無怵迫之慮。朝廷以科舉取士。非習此無以爲進身之階。故雖賢者亦不免焉。但當循理安命。聽其自然。勿汲汲以逐時好。而縈情於得失。則心地恬愉。自無怵惕急迫之慮矣。朱子又曰。科舉非能累人。人自累科舉耳。此語不可不察。○朱子曰。不爲物欲所昏。則渾然天

理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一爲物欲所昏。將遂失其本心而天理亡矣。誠此心常存清明不昧。絕去物欲之蔽。則本體純全渾然天理。自有順適之安而無陷溺之危矣。學者當加存養省察之功也。○朱子曰。感物而動者。聖愚之所同。但衆人昧天性。故其動也流。賢人知天性。故其動也節。聖人盡天性。故其動也無事於節而自無不當耳。感物而動者。如喜怒哀樂隨感而動。乃聖愚之所同。但衆人不知天命之性。故不能戒愼恐懼。而其動或失之過而至於流。賢人知天命之性。則知所謹。而其動也節。不至於流矣。惟聖人則全乎天所賦之理。因物而應。無事於節而自無不合。此聖賢庸愚之所以分也。○朱子曰。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而且邪。公而正者逸而日休。私而邪者勞而日拙。疾疢猶病患。天理人欲皆生於一心。而公私邪正於此分焉。但此心本然莫非天理。順理而行則公而且正。若夫人欲寔此心之疾疢。苟順欲而行。則私而且邪。甚矣。夫公而正故有天理自然之安。心逸而日休。私而邪故有人欲陷溺之危。心勞而日拙。理欲之介。起念甚微。關係甚鉅。不可不致謹也。○問人心道心。朱子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心也。若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有口腹卽思飲食。人心爲之也。非道義萬鍾不取。道心爲之也。人心一勝便不顧理義。而道心反爲所害。若道心爲主則見明守定。而一切聲色貨利之人心。皆受其節制而聽命於道心焉。此危微之介。不可以不察也。○朱子曰。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己私。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學而知所擇。明善之事也。此固爲難。能擇而勇足以行。克私意去俗累。誠身之事也。此則又難。士苟知學而求德業之成就。可不加意於

此哉。○朱子曰。理義不外於吾身。但能反躬力索。毋使因循有所閒斷。則無不得之理。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此也。天地之間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而其所以然。總不外吾形性之中。而有以通乎事物之故。人患不自求耳。誠反之於身。下切實工夫。盡力思索。勿因循而不詳細。閒斷而不接續。則用力久自有貫通之時。其理豈有不得。苟能如是。不必良師啓發。亦能自有得。不能如是。雖良師在前。亦末如之何。故孟子言歸而求之有餘師也。○朱子曰。惟學爲能變化氣質。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閒。恐其勞而無補也。人之氣質美惡不同。不學則終於一定而不可易。惟讀書窮理以致其知。主敬存心以立其誠。則日新月異。久而自化。若舍此不務。而徒切切焉計較於今是昨非之閒。則所得亦末矣。非徒勞而無補乎。○朱子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非徒勞而無補乎。○朱子曰。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之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立身揚名。顯親之大者也。故古君子之思顯其親者。惟以此爲足恃。而身所以立。非俯仰從俗苟得富貴之謂。名所以揚。非獵取聲華暴得虛譽之謂。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則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矣。不務其外而務其內。則欲爲善。思始令名必果。欲爲不善。恐致羞辱。必不果矣。豈非顯親之大哉。○朱子曰。大率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言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蓋爲己不爲人也。又當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蓋事內不事外也。知此則志向一定。然後循其次序。勉勉而用力焉。嚴以持之。必使此心之

外更無異念而習俗之所謂能否人世之所謂毀譽身之所謂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而亂之然後聖賢之學問乃可幾而及耳若徇外以爲人忘內而失己逐逐營營又豈所以爲學之道哉○朱子曰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放而難收也其曰修辭豈作文之謂哉此爲工文詞而不知進修者發言易所謂修辭立誠以居業者仍欲吾卽凡所發而加謹焉以致其躬行之實然言語尤所發之易放而難收者故必於此乎先愼也世之專務作文者亦將曰吾以修辭也豈知固非作文之謂哉夫亦可返而思所以居業矣○朱子曰患難之際正當有以自處不至大段爲彼所動乃見學力不然卽與世俗戚戚於貧賤者何以異耶言眞遇之學患難逆境較處順爲難不幸而當其際必自處者能善其道而不至爲榮辱死生之所動乃見吾學正志之力不然將有苟免之爲與不能安於義命而戚戚於貧賤者其無學力亦何以異耶繫辭九卦盡處憂患之道學者宜自勉焉○朱子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於此者淺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長養涵育其心未嘗不一也此言教有成法而學有不同也蓋人之氣稟得於天或高朗而清或昏昧而濁或眞粹而純或偏雜而駁皆不能一例而論是以聖人之教高不可亢卑不可貶其所以自立準則於上者至嚴而整頓至密而深粹而所以循循善誘於下者又至寬而從容至廣而開豁雖學者之觀感領受漸化於其中者淺深異造遲速異候效驗或不同而教者之立法所以應彼之取資者總欲長養其才涵育其德此心未嘗不一也此聖教之所以弘也○朱子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德修業之要也此綴乾四申進无咎之意曰變者卽所謂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也惟隨時而變乘可上可進之時而不先不後以及之則進而上動也退而下靜也皆不失其因時之宜自非苟且以赴功名者乃爲進德修

業之實也。○朱子曰。處己接物。內外無二道也。得於己而失於物者。無之。故凡失於物者皆未得於己者也。然得謂得此理。失謂失此理。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者。則非君子所當論矣。內而處己。外而接物。其道非有二端。已之既得則應物自可無失。苟於物有失。必其於己有未得也。所謂得失者何。以理言也。己與物同此理。理得則無不得。理失則無不失。非世俗所謂得失也。若世俗所謂得失。則不顧乎理而非君子所當論矣。恐人誤計利害。故特言此。○朱子曰。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無時而衰也。血氣隨時消長者也。志氣則存乎人。不因時爲進退。常人當遲暮之年。每至頹靡不振。惟聖人自少而壯。自壯而老。志氣皆定。始終如一。有不知年數之不足者。初不藉乎血氣以用事也。○朱子曰。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而難於實。不難於小而難於大。士人所以思自立於斯世者。不難於文字相高。而難於實行可久。不難於小廉曲謹。而難於大節遠慮。是以君子必踐其實而務其大者。○朱子曰。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眞可以修慝辨惑而成徙義崇德之功。過者已然之失也。患者未至之害也。過匿於在己。故必勇以改之。而使其決去。患生於在人。故必怯以防之。而恐爲所侵。然能改過則勤於修省。自不至招尤於人。而其防患也愈密。能防患則知所戒懼。常益以反求諸己。而其改過也愈嚴。二者相須爲功。斯慝無不修。惑無不辨。而可以徙義崇德矣。○朱子曰。無慕於外而自爲善。無畏於外而自不爲非。此聖人之事也。蓋自聖人以降。亦豈不假於外以自修飭。所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皆爲其

知所畏也。聖人不假乎勸懲而自能爲善去惡。下此則必鑒於外而後能惕於中。蓋凡不善不仁之類。皆吾所當深懼。而若將浼者。特患人不知所畏耳。若能見不善如探湯。不使不仁加乎其身。則知所畏而自不敢爲惡以從善矣。此反觀借鑒之功。中材必不可少也。○朱子曰。容貌辭色之間。正是學者持養用力之地。容貌辭色乃德之符。君子之所重也。若不操存省察。則所存所發有不得其正者矣。故學者所當持養用力於其閒也。○朱子曰。禮廢久矣。士大夫幼而未嘗習於身。是以長而無以行於家。長而無以行於家。是以進而無以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無以教於閭里。傳之子孫。而莫或知其職之不脩也。禮之所廢者。小學之不講也。古之人自能食能言。便有禮教及出就外傅以後。莫不率是道焉。是以幼而習於身。長而行於家。進而議於朝廷。施於郡縣。退而教於閭里。傳之子孫。皆知敬共修職。此先王制禮所爲美而可由也。今之士大夫不然。禮之廢也。蓋已久矣。噫。此小學所以維大學之衰歟。○朱子曰。自道學不明。千有餘年。爲士者習於耳目見聞之陋。所識所趣。不過如此。孔孟而後道學不明。千有餘年。陷溺已久。爲士者耳聞目見。無非詞章訓詁之陋習。而識見所及。志趣所嚮。不過如此。便以爲此外無餘事矣。嗟乎。士焉得有實學哉。○朱子曰。今人讀書務廣而不求精。是以刻苦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平易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殊。然其所以受病之源則一而已。讀書者窮搜博覽。務求其廣。而涉獵麤淺。不求其精。此今人之通患也。是以資性純拙者則日見刻苦。涉此馳彼。安能恬然順適。故迫切而無從容之樂。資性明敏者。日見平易。誇多鬪靡。安能洞徹本原。故汎濫而無精約之功。兩者之病雖各不同。然皆務廣而不求精之故。所以受病之源則一也。知其病而惟以求精者藥之。庶其有瘳乎。○朱子

曰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爲學之功非有他也行習著察不在日用之外是故自身而言則動靜不失其時語默各當其節檢之必嚴自家而言則事親克盡其孝事長能致其敬居之盡道自天下之理而言則讀書必得其旨講義必要其歸以窮極乎精微此是日用切實爲學道理大抵檢身居家窮理之際祇要分別是非而去彼取此以歸於至是耳豈別有幽深奥渺之可言哉○朱子曰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未嘗不在於人心但世之業儒者既大爲利祿所決潰於其中而文詞組麗之習見聞綴拾之工又日夜有以滲泄之於其後使其心不復自知道之在是是以雖欲慕其名而勉爲之然其所安終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求之而茫然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則曰此亦口耳之習耳吾將求其躬行力踐之實而爲之殊不知學雖以躬行力踐爲極然未有不由講學窮理而後至今惡人言仁言恕言西銘言太極者之紛紛而吾乃不能一出其思慮以致察焉是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此言求道者當講學以窮其理也夫古人之學雖不傳於天下而道者古今人心之所同然未嘗不在也但世之業儒者自其始志便爲利祿所誘則心所當然之道既決潰於其中而文詞之組麗見聞之綴拾又不能以發明夫道而日夜務華鮮實有以滲泄而逗漏之乃使其心日流於外無復知道之在是矣是以雖欲慕名而勉爲之然其心之所安終不忘於利祿究在彼而不在此也及其知求道矣又盡棄夫問學之功以妄希於道如捕風繫影之不可得乃曰此口耳之習吾將以德性爲事而實求夫躬行力踐也大躬行力踐誠學者之要歸也然學未講理未窮其於躬行力踐寧有當乎不知仁者道之體也恕者道之用也西銘太極者言道之書而示人以探本窮源致知力行之要也非組麗之文詞綴拾之見聞也窮而極之而道在是循而習之而道在是今乃惡人言之而不能出其思慮以深致察焉是直惡人之言道而甘自絕於道猶惡人說河而甘自渴死也豈不誤哉問學之不可廢固如是矣○

朱子曰。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貧賤不能如願。固有分焉。無如何也。若富貴之極。得如所願可以無所不爲矣。然亦事有限制。心有裁節。安於所當爲之理。而後可也。然則貧賤固宜安分。富貴尤當循理。彼驕奢縱欲。怙侈滅義者。不轉瞬而富貴安在哉。

○朱子曰。日誦聖賢之言。探索高遠。如此而臨事全不得力。此亦足以見其玩之未深矣。日誦聖賢之言。將以有用也。蓋聖賢之言皆日用常行之理。本自切近平實。故得其言者可以措之事而裕如。今乃鉤深探索。好高務遠。及至臨事全無得力之處。則雖自謂探索實未嘗於聖賢切實之地。沈潛玩味。而有得也。雖日誦亦奚以爲哉。

○朱子曰。昨日爲善。今日爲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爲惡。今日爲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爲其人也。善當好而惡當惡。此出於天理之公。昔善而今惡。則惡之是惡其惡也。昔惡而今善。則好之是好其善也。蓋因善惡而有好惡。非爲其人而有好惡。所謂無私心而當於理。若伯夷之不念舊惡是也。

氣質章句下 凡四十章。

朱子曰。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

凡禮皆有本有文。以家禮言之。一家之中。名分不紊。愛敬眞誠。其本也。生而冠昏。死而喪祭。儀章度數。其文也。其本則人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一日廢弛。其文則紀綱人道之終始。亦人家之最切要者。雖行之有時。用之有地。然非講究精詳。服習爛熟。則臨時必不能合宜而中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親之於子有天性之恩。愛其子。理之正也。若愛之之過。必欲其如何而後已。妄設意外之事以期望之。則極思妄想而邪矣。正者天理也。邪者人欲也。此理欲之閒不可不審決也。○朱子曰。君子之事親以誠。但能篤志力行。使人謂之君子之子。則其爲親榮也大矣。事親者以誠不以文。世人日圖富貴利達以爲親榮。似亦可矣。然此其小焉者也。但能篤志聖賢。力行德義。使人因其身以及其親。謂之爲君子之子焉。此正所謂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者。其爲親榮不亦大乎。君子所以常廑此志也。○朱子曰。學之道非汲汲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學務自得於已。非在言上做工夫。至不得已而有言。亦道其心之所得耳。古人立言所以明道垂教。其詞純粹中正。未嘗求異於人而傳之後世。知其卓然非常者。蓋有德者之言。固非詞章浮藻之比也。○朱子曰。學者當自博而約。自易而難。自近而遠。乃得其序。此教人以學之序也。自博而約。必多識而後一貫也。自易而難。必下學而後上達也。自近而遠。必修齊而後治平也。學者當循序漸進。斯可有功。不得其序而希心躐等。卒之迄無所就。亦奚益哉。○朱子曰。貧者士之常。惟無易其操。則甚善。終窶且貧。亦士人之常也。倘無堅定之操。則不能安貧而卑汙苟賤之態。無所不至矣。故士君子雖不可以貧賤驕人。然要必恬淡自安。

無易其平日操守。斯志氣堅定。乃可以爲進德修業之基。則甚善耳。○朱子曰。講學祇要理會義理。非人所能爲。乃天理也。天理自然。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者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探者亦非也。義理者大中至正之天理。非人之所能爲。講學者正以明此而已。天理自然無過不及。各有定體。以爲深遠而抑之使近。是溺於卑陋。非也。以爲淺近而鑿之使深。是好爲高奇。亦非也。此皆不肯純心理會而妄以己意遷就義理。多見其講學之無當也。○朱子曰。君臣之義與生俱生。果非從外得也。君臣爲五倫之一。而大義則與生俱來。蓋上下交而志同。君之禮臣。臣之忠君。皆自至性中流出。非有一毫矯飾。此豈從外得乎。○朱子曰。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爲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德者仁義禮知之德。由德而出之則爲行。德積於內而行見於外。是德爲行之本也。君子勤修內治。以全乎天之所以與我者。造德成而行卽立焉。非於德之外別有所爲行也。故曰行在其中矣。○朱子曰。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朋友以人合者。於人倫之中。邂逅相逢。便是投合。勢若輕矣。而百年締好。死生契闊。則所繫爲甚重。易合亦易離。分若疏矣。而敬業樂羣。同堂講習。則所關爲至親。且勢輕分疏。名若小矣。而忠告善道。責善輔仁。則所職爲甚大。古聖人之修道立教。必重乎此者。以爲非此則綱常倫理無所藉以維持。而可至於輕相棄哉。○朱子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而古之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所以全交也。此處友之道也。朋友以義合。凡交際儀文。固未可盡廢。然所以一言投合。久要不忘者。惟此心耳。使徒相尙以儀文。而必欲盡人之歡。則彼或偶有疏闊。便生疑貳。必欲竭人之忠。則彼或格於時勢。便

出怨誹。豈所以全交哉。是故古之君子不爲也。○朱子曰。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古之學者爲己。我輩要須知得此意。然後趨向正而功力專。而學可至於有成。今人皆不知此。不以讀書治己爲先。循序漸進。而馳情躐等。便欲急於聞道。夫是以實少而文勝。言多而行不掩。而其學終無所歸也。不亦深可惜哉。○朱子曰。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言父兄之愛其子弟者。當求明師良友以導之。使之明理。修行以誠其身而已。爵祿名譽。聽之可也。不然爲父兄者。自其子弟之始志於學。便誘之以爵祿。導之以名譽。有良師友而不知求。安望能知行並進。以幾於有成乎。○朱子曰。思親之感。發於自然。但不以事奪之可也。值親之喪。家貧多事。未能守居喪之禮。然思親之感。發於人心之自然。雖不得已。而治事但盡其哀痛之心。不以事而奪可也。此亦爲貧而居喪者論變通之法也。○朱子曰。古今者時也。得失者事也。傳之者書也。讀之者人也。以人讀書而能有以貫古今。定得失者。仁也。蓋人誠能卽吾一念之覺者。默識而固存之。則目見耳聞無非至理。古今之不相見者時也。得失之不相掩者事也。傳古人之事者存乎書。讀古人之書而能不爲時代所隔。立定其事之得失者。蓋本吾心大公之理以斷之。是則所謂仁也。仁本吾性所固有。學者誠能於性之發見處。卽一念之有覺者。默識斯理而固存之於心。則隨耳目之所聞見。無非至理之著見。而凡事之來。我可以據理而衡其得失矣。○朱子曰。人之一身。應事接物。無非義

理之所在。人雖不能盡知。然其大端宜亦無不聞者。要在力行其所已知而勉求其所未至。則自近及遠。由麤至精。循循有序。而日有可見之效矣。吾人以身酬酢。一事一物皆有義理存焉。雖不能盡知其所以然。而大端宜亦共曉。第知之而不行。行之而止於是。何由循序而有得。故用功之要。惟於所已知者力以行之。而於所未至者勉之。盡力則始於事之近理之麤。而終且馴致乎弘遠極精之地。豈不循循有序。日見加效乎。學者愼毋輕自棄矣。

○朱子曰。學問之道。不敢自是。虛以受人。則自有得。學問之道不可有自是之心。自是則不復求進。惟虛以受人則人樂告以善。而此中之獲益良多。故自有得善。學者之所以持盈而守謙也。

○朱子曰。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忠孝者生人之大節。故名莫大乎忠孝。君臣者萬古之大倫。故分莫大乎君臣。知其爲名分之大。而自盡其道。尙敢有一念之留餘哉。此答蔡季通之言也。凡處事應物。勇往直前。不辭艱瘁。身甚勞也。而作善心逸日休。心則安矣。如是者宜爲之。凡持躬涉世。事至物交。非情所欲。利固少也。而天理觸處逢原。義則多矣。如是者又宜爲之。推此而凡所不當爲與所不必爲者。槩可知也。

○朱子曰。古之君子所以汲汲於學者。不爲其終有異於物而勤。故亦不爲其終無異於物而肆也。不爲其有名而勸。故亦不爲其無名而沮也。不爲其有利而爲。故亦不爲其無利而止也。是其設心蓋儻然一無有所爲者。獨以天理當然而吾不得不然耳。君子之學所以孜孜而不已者。未嘗求異於人。故不以有異無異分勤肆也。未嘗役心於名。故不以有名無名分勸沮也。未嘗縈情於利。故不以有利無利分進止也。蓋其心本無所爲而學。特以存心致知之功從理過欲之事。皆天理所當然而吾不得不汲汲以用力耳。若好異慕名。逐利之見紛出於中。是有所爲而爲之者也。烏足以言學乎。

○朱子曰。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

益友位。其諂諛輕薄。傲慢褻狎。導人爲惡者。損友也。此朱子誠子之言也。人苦不自知。誠得敦厚而質樸。忠信而誠實之人。能攻治吾過。則可以改圖於後。故爲益友。若諂諛輕薄。則非敦厚者。傲慢褻狎。則非忠信者。彼惟導人爲惡。吾恐習與俱化。豈不爲損友乎。○朱子曰。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韓子云。行而宜之之謂義。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凡物之有宜不宜。事之有可不可。皆有一定而不可易者。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精之云者猶曰察之云爾。則此中細微曲折。正有所權衡審度於其閒。而非徒膠固適莫。硜硜信果而已也。○朱子曰。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則世俗小小利害不能爲吾累矣。慕道不篤。則有侮聖言爲不可信者。守道不堅。則有誣往事爲不可行者。小利小害。皆足以動其心矣。惟以聖賢之言爲必可信。終身奉之。以古人之事爲必可行。終身由之。則其於道也。慕之篤而守之堅。彼世俗之小小利害。何能爲吾累哉。○朱子曰。學者用志不分。必有進益。志者心之所之也。學者用志苟爲異說所遷。或爲外物所誘。皆分也。若用志而能不分。則專精於此。思之思之。必有鬼神通之者。安得不進益乎。○朱子曰。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人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耳目口鼻四肢有嗜慾之性。雖人所不能無。然過多而不知節。則義理之性蕩然無存。故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於此理欲關頭最當深戒。而後明善復性。有以爲用力之地也。○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

以涪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所以爲己。非爲人也。朱子見世之爲學者裝綴詞章。工巧語言。而非有精察力行之實。故謂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但取飾於人之耳目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行之其身者。以此推之教其子弟者亦以此。修身齊家。不肅而成。人人皆勉爲敦本勵實之行。而不屑爲浮薄囂競之習。此風俗所以涪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學者可不勉哉。

○朱子曰。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事人事鬼。總皆出於誠敬之心。故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於人之所當事者。有以實致其心之誠。而誠無不格。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有生有死。總不外於屈伸之說。故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於眞精妙合之所以生而成形者。有以推其理之所自來。而理無不通。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此蓋指倫物性命而言之。以見幽明始終。本無二理。人能當前實用其力。洞見本原。則不必探於茫茫索於冥冥。而一以貫之。否則不循其序。而躐其等。適以滋之惑耳。此與夫子答季路章同意。

○朱子曰。講習家庭。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非行思坐誦空言之比也。然操索涵泳。又不可廢。講謂論其理。習謂熟其事。處家庭之閒。以敦倫爲本務。則其講論而習熟者。隨時隨事。得以從事於孝恭友弟之實而行之。必盡其誠。非斤斤然行而思。坐而誦。徒託空言之比也。然要此心常存。不爲事物所汨沒。養到純熟。使日用周旋之際。無非孝恭友弟之發見。則操索涵泳之功。尤不可廢耳。

○朱子曰。不能處事。乃學者之通病。然欲別求方法。力與之競。轉成紛擾。而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書觀理。收拾念慮。使之專一長久。則自然精明。而此病可除矣。此教人處事之方也。事有經權常變。處之貴當其可。若事至當前。茫然無以處之。乃學者之通病。然不內反諸心。外體乎物。狂率躁妄。偏執已見。欲以力爭而勝之。則是冥然無覺。悍然不顧之爲。如治絲而棼之。轉成紛擾。

卒無可勝之理。不若虛心讀聖賢之書。以觀古今人物之理。見其怛易明白之不妄而必可行者。收拾一切雜思疑慮。佛不爲調停兩可之見。其心既已專一。長久則事事分曉。自然精明。而無紛擾之病。以處天下事不難矣。○朱子曰。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友以義合。故曰朋友之交責善。相責以善也。取善取彼之善也。責善正所以盡吾誠。取善正所以益吾德。豈相爲賜哉。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則同心同德。彼此交孚。而麗澤之益將日久而日親矣。此學之所以不可無友也。○朱子曰。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沈潛玩索則無麤疏之病。篤實踐履則非浮鶩之功。學者苟能以是爲先。將理無不明。行無不得。而可以進於道矣。○朱子曰。財猶膩也。近則汙人。豪傑之士恥言之。財利最易染人。猶垢膩不潔之物。近之則爲所汙。世之庸夫俗子。沈溺其中。如蟻之附羶。蠅之飲血。日流於汙下而不知愧。惟豪傑之士廉靜自守。深以趨利爲恥。故絕口有所不道也。○朱子曰。端而靖。足以有守。敬而敏。足以有爲。端方而自靖。則其守也確乎不拔。足以有守矣。敬愼而勤敏。則其爲也沛乎莫禦。足以有爲矣。有守有爲。尙何德之不進而業之不修哉。○朱子曰。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就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釋氏之教有與吾道近似處。最易惑人。學者若於此處辨之不蚤察之不精。一入其中。遂不復出。就使忠誠孝友其行過人。而所見已差。終多病痛。深有害於正道。我輩讀聖賢書。正當以衛道爲已責。務須共推血誠。大聲疾呼。竭力以救此弊。俾世人不至陷溺。方不負所學耳。願可不知所以拒之。而反助佛氏而揚其波哉。○朱子曰。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固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爲學之力。

則其爲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爲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爲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莊周養生主言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是說也何與聖賢之道相刺謬也聖賢教人但欲其知善之當爲而盡力以求其實初非以名爲人之所好而教人以求亦非以名爲衆之所忌而教人以逃之也蓋人貴務實彼爲學而汲汲於名原非爲己之學何足深論若恐名之太盛有累於己故自斲其力使善不至而名不揚卽此逃名之念已非至公而入於惡矣然此第矯好名之心以善其用耳至謂爲惡無近刑則悖理尤甚夫以惡爲可惡則君子之於惡當如惡惡臭之誠非禁於法有所畏而不敢爲也今明知其惡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爲之至於刑書具在不妨巧用吾術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較自私而傷害天理更有甚焉莊子之委蛇以遂其縱恣率多如此豈非聖賢之罪人與

○朱子曰道學不明異端起士雖有意於學而浮沈世故不能篤信聖言躬行默體以至不疑之地鮮有不沒溺者甚可歎也異端邪說最易惑人學者生道學不明之後雖或有意爲學而浮沈世故之中弗克振拔無有以聖言爲必可信而心體力行卓然不爲流俗所惑者卒之依回遷就遂陷沒於異端此世道人心之患深可太息而君子之所心疚也

○朱子曰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而爲此說者立論高而用功省適有以投其隙是以聞其說者欣然從之惟恐不及往往遺棄事物脫略章句而相與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其實學禪之不至者而自託於吾學以少避其名耳道學不明變怪百出以欺世眩俗後生之有志者爲所引取陷於邪妄而不自知深可悼懼也禪學以天地萬物爲幻往好高者也以虛無寂滅爲頓悟欲速者也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彼乃得伺其隙以投之而遂欣然溺於其說遺棄事物學其立論之高脫略章句學其用功之省日馳逐於虛曠冥漠之中則雖名爲儒其實乃學禪不至故依附於吾儒之學以少避禪名耳道學不明變怪

百出。乃至此極。其爲欺世眩俗。且使有志之士陷邪妄而不自知。可悼可懼。孰有深於此者。闢邪崇正。吾黨不得辭其責矣。

○朱子曰。通經之士固當終身踐言。乃爲不負所學。斯言之要。所以警乎學者。可謂至深切矣。然士之必於通經。正爲講明聖賢之訓。以爲終身踐履之資耳。非直以分章析句爲通經。然後乃求踐言以實之也。通經之士當終身踐言。胡濟庵之言也。彼其警乎學者可謂深切矣。然而聖賢之訓。吾人踐履之資也。通經者正講明義理之謂。而豈分章析句之謂乎。使不以此爲終身持循之地。而但求踐言以實之。則猶淺之乎通經矣。

○朱子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爲學自有次第。聖門教人從下學中循序漸進。以馴致於上達。故神化之詣。亦俟其學成而自至耳。若如釋氏專務頓悟。不假漸修。是憑虛以求上達。而全無下學之功也。其與聖學不大相逕庭哉。

○朱子曰。生非不偶。而終身不涉乎仕進之塗。家非不足。而比老不渝其寒苦之節。出門從師。則不計生之先後。而惟善是主。閉戶積學。則不顧世之毀譽。而惟道是求。蓋其立志之高有如此者。此稱潘叔度之爲人也。生非不偶。則逢盛時也。而終身不涉仕進之途。蓋學以爲己而未遑及此矣。家非不足。則值殷給也。而比老不渝寒苦之節。蓋安飽無求而中有眞得矣。至於師其人不計其年。主善之誠也。學在我不徇於世。求道之篤也。此其志趣甚高。有超出尋常萬萬者。人苟欲自立。卽其知所取法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六

朱子

學校章句上 凡二十二章

朱子曰。學校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學校之政。設立師儒。所以模範多士。非謂無法制也。但能相勉以道。俾理義足以悅心。自然恪守規程。懍遵課業。而法制立矣。如徒奉行故事。取具文書。雖有法制。曾何補哉。故師儒一席。欲使政行於學校者。患不在法制不立。而在理義之不足以悅其心也。居是職者可以少思矣。○朱子曰。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爲力。救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乎本末之所在。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本謂心身也。末謂家國天下也。正心脩身是治其本也。其事雖若迂緩而程效立見。實易爲力。補偏救弊是治其末也。其事雖若切至而徒勞無濟。究難爲功。故善論事者必深明其本末。本正則無不正。而末可次第就理。雖有未治不爲憂矣。○朱子曰。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爲先。而不以功利爲急。仁不遺親。義不後君。行仁義未嘗不利。若必以功利爲急。則有妨於仁義而治道乖矣。故古聖賢言治在此而不在彼者。正本澄原之意。至深切也。○朱子曰。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道者脩己治人之理。古今以來。本非有殊。然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名實之間。邪正出焉。則學不能無異矣。此二句乃一篇之大旨。蓋周人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曰。

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以下分言古今之學。蓋周人取士之法。教以鄉三物。使萬民皆知嚮道而興。其賢者能者無其實者不得與也。故自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知仁聖義中和是也。道之行於身者謂之行。孝友睦婣任恤是也。道之寓於物者謂之藝。禮樂射御書數是也。三者皆教之事而學之規也。是故學者日用起居食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是羣居藏脩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無所偏廢。承上文而言當時學者自其孩幼之時。起居必愼。食飲有節。凡日用之閒隨事理會。既無非學。及少長而入學。藏焉修焉而動靜之有常。游焉息焉而行止之有方。於羣居之地。所學有業。亦無非事。則有以治心養氣。以爲入道之基。至於所以實致其功者。窮理以開發其聰明。力行以成就其德業。二者又皆交相爲用。而知行無所偏廢。則本末該備。內外咸脩。而道在我矣。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此結言古學也。先王之世。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無非爲己之實如此。所以人材多而風俗盛。正道昌明。而非後世之所及也。

國家建立學宮。周徧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閒。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爲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國家謂宋也。言宋時徧立學宮。所以望士之備道者。亦若先王三物教民之志。而學者習於科目。其指意所在。固無以識之。於是教不先而率不謹。自幼氣習已壞。凡日用之閒。誕謾其言。恣睢其行。既莫能隨事理會。而不知所以學。及長而羣居講習之際。彼此相尙者。無有正業。又不過於割裂義理。裝綴詞華以爲能事。盡是而不知一時雖或能盜名。其實不足以治心養氣。終於一無所用也。是以窮理力行之功缺然不講。聰明日塞。德業日墮。愈趨愈下。惟謀利干祿之是知。此其爲人之學。識趣卑陋。宜無足道矣。幸而一二有意傑

然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人之域。士苟有意於傑然自立。固非卑陋者比。幸而有之。宜其知所以學矣。然氣質之偏則又或不知道之本卑而窮乎高。不知道之本近而極乎遠。終身馳騖。既以道爲不足求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其常聞。守其舊見。而又不能精思熟察以知夫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過者其說常入於虛無。不及者其說常滯於形器。而於聖人大中至正之域。不得以入焉。此則偏之爲害。今學之所以不如古也。於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當是之時。正道不明。異端如佛老。雜學如申韓。阿世徇俗如鄧愚所在蠭起。又或因人之迷。鼓煽其乖悖邪妄之說而乘之。其爲人心風俗之害。又非特如爲人之學而已也。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此結言今學也。吾道聖人之道。古今無殊者也。卑陋者既不知學。一偏者又學而失中。至於邪說橫流。乘閒爲禍。吾道之不亡。特民秉執之常性。與生俱生。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朱子懼不屬而力甚孤。固不足以救之。而其衛道之心終不能已。故私以爲憂焉。其所以致望於天下者深且切矣。○此章專論先王道法之行。後世學術之壞。欲人知所尚也。夫道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修己而非此則無以正身。治人而非此則無以正俗。豈可聽其一日亡哉。有心世道者。所當推人心天命之本原。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務其實不爲其名。澄其源以清其流。使教成於上而學行於下。則唐虞三代之隆。庶幾其可復見也夫。○朱子曰。三綱五常。天理民彝之大節。而治道之本根也。故聖人之治爲之教以明之。爲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三綱五常乃天所賦之理。人所秉之彝。大節攸關。而治道之本根係焉。故聖人爲治。命官設教以明其理。明刑敕法以弼其事。雖所措施有先後緩急之不同。而其所丁寧告戒深切而著明者。無非以綱常爲重。欲天下之人共遵守而不使有所違悖也。○朱子

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專事繁苛則多不便於民而行之亦不可以久故爲政之道惟在順乎人情宜乎土俗而平易以出之斯事不煩而民不擾乃可謂知本矣○朱子曰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處萬事大根本卽所謂制天下事者本乎一心也而每事之中又各有切要者如本此心以教民則立學明倫爲切要本此心以養民則田里樹畜省刑薄斂爲切要探其本而圖其要心法與治法兩者俱得之矣○朱子曰存祗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循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王者父天母地故在存敬懼之心以畏上天之命王者治百官察萬民故在擴寬弘之度以盡在下之情自以爲是而欲人之同己者驕也故不敢也偏有所見而謂衆無足取者蔽也故不循也佞人易悅不可陽若拒之而內有甘受之心正士難親不可陰實疏之而外傳虛敬之文喜近利則有見小欲速之心故不可狃忽遠猷則無百年必世之治故不可昧此君道之極則也○朱子曰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救荒之政非但濟目前之急也蓋蠲除賑貸蘇其困而保其生固當汲汲於其始若撫存休養念瘡痍而培元氣尤在謹之於其終民生休戚可不關情哉○朱子曰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但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故觀先王之世而知積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眞可爲萬世法也其次則如漢常平之法未嘗不善亦願行之者何如耳苟守之無人而所以條畫而綜理之者一有未當則徒法豈能以自行哉然則有治人無治法雖老生之常談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朱子曰好士而取之文字

語言之閒。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閒者也。此見士各有志。而取士待士亦各有其方也。道學德行之士不屑文詞以自見。若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閒。則浮華者進而士之有實學者吾不得而聞之矣。自重有恥之士豈肯上書以自媒。若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奔競者進而士之有操守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志節慷慨之士。羞與佞倖爲伍。若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徒。則忠奸不兩立。而士之有氣節者去之惟恐不速。吾烏得而留之。而況乎所謂對偶駢驪之文。綴華摛藻。諛佞諧世。更爲忘本鮮實。又文字之末流也。此非惟從事聖賢。有志高遠者鄙之不爲。卽文士中之有識者。亦未肯留意於其閒。有取士待士之責而不察乎四者之病。尙得爲人物之權衡哉。○朱子曰。聖人之法有盡而心無窮。或有所疑。常屈法而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聖人立法。失出失入。皆非所訓。然畫一之法有盡。而仁愛之心無窮。故或有疑難不決之事。則常念斯民吾赤子也。寧屈法而伸恩。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者。此罪疑從輕。乃忠厚惻怛之至也。○朱子曰。講學所以明理。而導之於前。定計所以養氣。而督之於後。任賢所以修政。而經緯乎其中。天下之事無出乎此者矣。講究學問所以明事物之理。而導知識於前。審定計畫所以養暇豫之氣。而徐督成於後。任用賢人所以修百職庶司之政。而經緯條理於其中。理明則無過舉。計定則無紛圖。政修則無廢事。人主治天下之道。無有出此三者之外者。此朱子告君之要務也。○朱子曰。三代之政布在方册。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

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時變而道不變故三代之政至今可行但其間有名實之辨不可混淆有本末之序不可逆施有緩急之宜不可倒置毫釐有差則大失古人立法之意後之君子所當斟酌而神明之若奉行不當猥云古法不可遵而古法豈爲後人任咎也哉

○朱子曰爲學治己之方前此講之熟矣當官之務推此而達之則奉法愛民不求聞達皆吾分內事耳君子有體有用所以孳孳不已者其爲學治己之方平日講之已熟一旦出而當官不過本此而推以及人上奉國法下愛民生止盡其所當爲於不求聞達於世此皆吾儒分內事耳無異道也

○朱子曰先聖之言有之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二者之分實人材風俗盛衰厚薄之所繫而爲教者不可以不審焉者也古今之學者不同實爲人材之盛衰風俗之厚薄所由繫有教之責者不可以不審也先聖之意責在學者朱子之意兼在教者此端士習乃所以維風會歟

○朱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此言王道洽乎人心也勞猶言治之也天高職覆而萬物莫不覆何私之有地厚職載而萬物莫不載何私之有日月之明主於照而容光必照亦何私之有王者高明博厚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其無私亦如之奉此三無私以治天下則臨之以分而聲靈遠著臨則兼臨愛之以情而好惡與共愛則博愛廓然與萬物爲一體蕩平正直宜天下之人悅之眞服之至也中庸言莫不尊親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朱子曰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

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道貫古今通天地始終循環顯微無閒其在天下何嘗一日亡然其著於日用倫物與家國天下之閒者或有時而昌明或有時而晦昧或有時而通達或有時而閉塞其不同也眞如晝夜之異其時寒暑之異其氣有相反而難以槩論者何也道必待人而行亦必由心而著故二帝三王之治本道而出者也詩書六藝之文載道以傳者也其治平易正直其文簡約眞切似若易及者而後世卒莫能及之豈功夫效驗之迹出語立言之致古今有不相類乎亦其所以出治之本心作文之事實其眞爲固有不侔耳然則德脩而道凝有德者必有言道果未嘗一日亡也○朱子曰國家建立學校之官徧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學以明體而達用也國家於京師首善之地案天下之上於成均而教育之而又徧行郡國建立學校之官豈具文哉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格致以窮其理誠正以踐其實舉凡所以內而脩身齊家外而治國平天下之道師以是爲教弟子以是爲學靡不講明切究而知之而可以待朝廷之用也其期之者大責之者備國家德意可云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於上者以科目詞藝爲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以規繩課試爲足以盡職然自世衰道微明新之學不明德行道藝教人之法不備上之人選舉是官而用之者以其嘗從科目中來能博詞藝之譽爲足以得人下之人躬膺是任而受之者以其嘗立規矩繩束毋廢課試之程爲足以盡職如此而已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爲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徧天下而游其閒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爲事蓋在上位不知選斯職者必有主敬致知

摧驕破吝之德而後可使爲人師在下位不知任斯職者必備內聖外王修己治人之道而後無愧爲人師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是以學校之官雖徧於天下之郡國而士游其閒不過工詞藝以追時好循課試以取世資相率以此爲事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至於脩齊治平之道學之所以明體而達用者師未嘗進弟子而學之弟子未嘗請於師而學之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爲立學教人之本意哉是則舍本而趨末空文而鮮實雖設其官亦徒然耳豈國家立學教人之本意哉甚矣選斯官者不可以不得人而任斯官者尤不可以不盡職矣

○朱子曰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而善爲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意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爲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爲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此言爲治必立綱紀以正風俗也綱紀者上之所立風俗者下之所成天下之大人各有心而善治者不難總攝其心思整齊其倫類俾如吾意所期則以綱紀立於上而後風俗成於下也蓋所謂綱紀者非有他也上下之分不定賞罰之施不公則無以爲轉移風俗之本故必辨別賢否以定其分察核功罪以行其公斯綱紀立矣至於風俗所以積靡由人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耳誠使之知善之可慕與不善之可羞自必勇於爲善去惡而風俗成矣夫風俗之成非綱紀之立不致此爲治者其可不知所務者

○朱子曰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爲恭而以責難陳善爲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爲重而以貴德尊士爲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下以趨走承順媚其上上以崇高富貴傲其下則驕諂盛而國事非矣故惟守賓師之職者不貶爲恭而一以責難陳善敬其君居人君之位者樂道忘勢而一以貴德尊士禮其下如是則上下志交無所睽隔興道致治而德業成泰運所爲日隆哉

○朱子曰自治不苟更能事

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我輩當官必先謹名節飭廉隅自治既不苟矣而更能事上以禮則不傲接物以誠則不欺臨民以寬則不苛御吏以法則不縱推而至於簿書期會之閒無不以敬心將之則庶乎可以寡過而克共厥職矣

學校章句下 凡十七章

朱子曰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語言動作之閒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敬者所以存天理遏人欲之本也壅閼猶蔽塞也凝滯猶遲留也語言動作見於身者也用人處事施於政者也理欲之起端甚微一念初萌卽當謹愼省察果係天理則敬以擴充使其必行而無少蔽塞果係人欲則敬以克治使其決去而不少遲留推而至於語言動作用人處事無不以是爲裁奪焉將人欲淨盡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純一不雜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

○朱子曰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爲道旣福善而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爲善爲天理爲惡爲人欲善者降之百祥不善者降之百殃此天道也而又以其權寄之司牧使於禍福所不及者復有刑賞勸懲以補助之無非欲其去不善以從善而已

○朱子曰每歲二月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竭力耕田之意蓋欲吾民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以共趨於富庶仁壽之域德至渥也此朱子守漳州時以此勸農也每歲二月春氣

已中土脊脈起正是耕農時節故載酒出郊延見父老喻以課督子弟使遞相勸率以竭力於深耕淺種之意蓋既富方穀濟吾民仁壽之域者德至渥也州縣長若能體務農重穀之意以休養而漸摩之則豐阜之慶和樂之風不旦夕可望也哉○朱子曰於天下之事有可否則斷以至公而勿牽於內顧偏聽之私於天下之議有從違則開以誠心而勿誤以陽開陰闔之計則庶乎德學盛大表裏光明中外遠邇心悅誠服私心不可以處事智計非所以服人故朱子指示親切以爲於天下之事其可者爲之其不可者否之莫不有天理自然之公則我必斷以至公而勿以內顧之故有趨利避害之心以偏聽之故有忌長護短之意牽於其私而不公焉於天下之議其當從者從之其不當從者違之莫不有至誠惻怛之爲則我必開以誠心而勿陽若開之有兼牧博採之名陰爲闔之有飾非拒諫之實誤作是計而不誠焉則德不雜於人欲之私學不流於智巧之術其盛大爲何如者外之接物無妄內之居心不欺其光明爲何如者中外遠邇悅之至服之眞則皆公與誠之效也以處大事決大疑又何難焉○朱子曰見善明是平日功夫用心剛是臨事決斷二者皆不可闕而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則其所謂剛者未必不爲狂妄激發過中之行矣見善明者知之眞是平日格物窮理之功用心剛者守之定是臨事勇決直斷之爲明以立其體剛以致其用二者均不可闕而惟取舍之極既定於中斯可否之權不奪於外故當以平日功夫爲先不然當爲者不爲不當爲者冒然爲之則其所謂剛者非天德之健而未必不爲狂妄之意見所激而發將有過中之行而失其正矣甚矣理者氣之決而精義者致用之資也○朱子曰號令所下至簡而嚴是以舉措不苛而人自不犯爲政有體號令所下太密則繁擾故必簡過寬則廢弛故必嚴惟至簡是以在上者凡所舉措無苛細之病惟簡而嚴是以下亦有所遵守而自不至於犯法政之大體當如是也○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

君心同懲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此言大臣任天下之重莫急於賢而得天下之賢莫要於豫也蓋天下之大非一耳目一手足之烈所能勝任而愉快也古大臣身任其重不徒恃一己之長其所賴以啓沃主心籌畫國是者必待衆賢以相助爲理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是故爲治必資於賢而賢未易知也必廣其咨詢勤其訪問於無事之時豫爲取之而後參伍其才較量其能於有事之日別而用之蓋君子知責任之大必將加於己故當其未及用也而豫爲得人之計不急須於倉卒則得以久觀其人不紛惑於利害則得以素精其察其求之心誠則獲士必多其爲時既久則蓄材必富自重者以吾未有勢位而無嫌則盡幽隱以相告干進者以吾無可攀援而不至則無巧僞以亂眞惟其久且精也故有以盡知短長而其人之實不差惟其多且富也故可以更迭爲用而其人之才不竭在人者幽隱畢達於我則讜直之言日聞而吾之德無不修矣在我者取舍不眩於衆則聞望之實日隆而士之心無不附矣夫古君子之留心於賢才若是此所以一出而上尊其主下庇乎民功成於一時而遺風餘韻猶令後世稱思之而不已也所謂取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者如此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

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故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詘詘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汎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若今之人則異是。其於天下之士漠不加意。雖或有所求。而取於近者每略於遠。得於少者每遺於多。備於求者每失於詳。其平日自任甚重大。而待士則甚輕忽。彼蓋不知爲治莫急於得賢。惟用心於庶務。是以小惠雖施於窮民。而不及本計。威譽雖播於衆口。而未諭士心。蓋當其未有所爲。而詘詘之聲音顏色拒人千里之外。天下之士早已裹足不前矣。至於事幾一乘倉卒莫應。所蓄之才不足於用。乃遂毫無主張。漫不加察。求素所未知之人而用之。欲以冀其有濟也。不亦難哉。此則不能取之於無事之時。而用之於有事之日者也。古今人之相去。何其遠甚乎。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然則未當大任者。不可不先得賢也明矣。願欲得賢則自有道。非可限於一例。拘於一格也。如吾權力所能及者。則察其賢而舉之。禮際所可及者。則親其人而厚之。至於未在吾左右之賢。有不及舉。不及親者。則爲稱舉以表揚之。又或口未及揚而心則向慕之。如是則不棄於近。不遺於遠。其好之之誠。求之之至。眞覺休休有容。不啻若自其口出矣。而猶以爲未足也。又以天下之士尚有小節不拘。片善足取者。復因類以求之。不以小疵掩其大節。不以衆短棄其一長。焉夫其兼收並蓄。曲成不遺。如此。此賢才之所以盡爲其用。而天下事無不可成也。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

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此言人之所以不能求賢之故也。蓋得賢之在於豫如此。宜其殷殷於求賢矣。而人情多不然者。或告以某所有國色。則其心忻然不憚極力以求之。至告以某所有國士。則其心淡然不聞先往以求之矣。蓋由好德之心不如好色之切。故忘緩棄置。終至不顧。李文公之言信匪誣也。然則在下何嘗無材。特患求之未盡其道耳。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於以留心延攬。加意薦揚。庶無患賢才之不至其前而濟濟多士皆爲國之楨矣。古大臣以人事君之道。執有外於是者哉。

○朱子曰。監司得其人而後列郡之得失可得而知。郡守得其人而後屬縣之治否可得而察。重其任以責其成。舉其善而懲其惡。夫如是則事之所謂利。民之所謂休。將無所不舉。事之所謂病。民之所謂戚。將無所不除。此言興利除弊之道。在於用人也。朝廷設官。大小相維。有監司以稽列郡之得失。有郡守以察屬縣之治否。而監司者又守令之表率也。惟專其責任使得以自効。明其賞罰使知所自勉。夫如是是以大法小廉。守令之奉行其下者。皆能行事宜民。而利無不興。害無不除矣。監司所以必得其人也。

○朱子曰。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聖人不忍人之心制刑明辟。原非得已。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所以情之輕者聖人乃得以施其畏刑之意。而其重者雖或至於殺人。而不少貸。而其反覆於輕重之間。表裏無一毫人欲之雜。有以極其至精而不爽其衡。有以極其至密而不遺其制。天理自然之妙。一一皆從未發之天不偏不倚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安排矯強任其私智之所爲也。此所謂喜怒哀樂發皆中節。以大本之立爲達道之行者也。雖以天下之大。其能越於吾心造化之中哉。

○朱子曰。夫撙節財用。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倖得之賞。此

子論備荒之策也。理財用人。國家急務。而以語備荒之政。尤不可不清其源而防其流。夫量入爲出。度支每歲會計。固宜以撙節財用爲心。而官吏轉相侵漁。以欺於上。致有滲漏之弊。則糴多而儲少。不能預時積貯。以爲備。是以宜塞其弊也。因事程能。朝廷推行恩賞。無非以愛惜名器爲念。而無功者冒濫以圖僥倖。遂有不當得而得之賞。則費廣而恩濫。不能激勵當事以示信。是以宜抑其賞也。二者加意。則財足於上。有司勸於下。天不能爲之災。地不能爲之困。而救荒有備矣。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古者教始於鄉。故取士亦於鄉。由鄉而達之於國。其學校之法。教以德行道藝。選舉之法。則與其賢者能者。使其居無異處而不至懈其事。官無異術而不至遷其業。取無異路而不至急於進。故士之在學校者。所志既定而無馳騖紛紜之見。早夜孜孜。惟以德業不脩爲懼。而不以爵祿未至爲憂。此學之所以有成。而國家亦得賢能而用之也。後世父兄之所教與有司之所取。專尙文藝。其於古法。蓋大不侔矣。人材何由而興哉。

○朱子曰。古之人固有雍容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然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模措畫固已先定於胷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泄泄沓沓。怠緩悅從之貌。古之大臣深沈不測。平居若無所爲。及當臨事決策。聲色不動。而天下晏如。是豈矯持而倖成哉。蓋由平日訏謨碩畫。素定胷中。是以應變神速。無復遲回顧慮。非若世人之泄泄沓沓也。

○朱子曰。守官得上官相知。可以行志。然獲上有道。自守亦不可失也。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出有

罪爲能而不畏善良之無告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哀矜勿喜之心則不可無也獲上然後可以治民故守官得上官相知則無掣肘之嫌有所興革無不得請而可行一已之志然所謂獲上者非趨承風旨之謂也必處之有道循恪共之分持廉正之操兢兢自守不可有失焉顧守官職業甚繁而獄事人命所繫尤當盡心無辜失入固爲不可近世徇流俗之見惑於陰德活命之論多以縱出有罪爲可福其身而庇其子孫不思罪大惡極之人天理所不容人心所共憤被其害者或屈於孱弱而無如何或壅於上聞而莫控訴今幸有司既得其情又復曲意隱庇不正其辜是善良終於無告也此最弊事不可不戒然須體好生之意守欽恤之訓毋以鍛鍊爲己功無以聰察爲己明哀矜而勿喜則守官者所不可無此心也噫朱子言此其萬世郡縣之金鑑歟

○朱子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爲政固在於寬然太寬則事無統紀奸猾得以任意行私而善良反爲所害故必當有規矩凡紀綱法度號令科條皆截然而不可犯務使奸民猾吏屏息泰行無敢玩弄欺蔽然後省刑薄斂隨事設施不至頹靡不振而人亦實被其澤所謂以寬爲本體仁長人者其至德要道莫大於此非一味寬緩之謂也○按奸胥猾吏罔上行私弊端非一如獄訟則舞文弄法上下其手徵輸則巧立名色額外加征雖有愛民之官存省刑薄斂之心者亦爲所蒙蔽不獲盡知民隱而良法美意俱無所施況遇貪酷有司則此輩愈得恣矣仁人君子所當嚴以治之庶民生其有賴乎

○朱子曰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若夫農之爲務用力勤趨事速者所得多不用力不及時者所得少此亦自然之理也民以食爲天而務農乃所以足食故曰自然之理然而用力趨事有勤怠遲速之不同因之所得亦有多少之異此皆理之自然而營生謀食者所當勤力趨時毋或忽而不察也

○朱子曰予讀古人之書觀古人之政其所以施於鰥寡孤獨困窮無告之人者至詳悉矣去古既遠法令徒設而莫與行之則爲吏者賦斂

誅求之外亦飽食而嬉耳古人之政具載於書讀而觀之如發政施仁懷保惠鮮必先於四民之無告者其爲慮至詳且悉乃去古遠而法令爲具文彼爲吏者不能以實心行實政卽常平社倉所以賑恤窮民最爲切務而條畫精明綜理纖密未有見其人者蓋彼惟是賦斂誅求便可塞責此外則飽食而嬉無所事事焉吁可慨也

○朱子曰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謹重周密卽夫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古之名將成大功顯大名者不少矣然要皆謹重而不虛懦周密而不縱忽所以平時則紀律詳明臨敵則止齊有度乃能立功以成名也如吳漢朱然終日飲飲常如對陣其視恃才傲物之劉琨得失不較然乎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七

朱子

君子章句上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君子行身自有法義。故不求於苟異。亦不期於必同。法者人道之則。義者天理之宜。君子之身循法義而行之固不過爲詭激以求苟異而亦不曲爲依違以求必同夫是以異非戾俗。同非徇衆而所行罔不臧也。○朱子曰。士大夫之辭受出處。非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辭受者取予之宜。出處者進退之節。士大夫爲人望所歸。每視其所處以相則傚。故辭受出處不獨一身之事已也。廉退則風俗化之而盛。貪汙則風俗傚之而衰。得失之間所關非細。尤不可以不審也。○朱子曰。反己爲學。異時才德有聞。自不患於不達。學以爲己。君子何嘗有願外之心。然誠反諸己而實求所爲學。則日積月累。諳練久而涵養深。異時才全德備。充於中而信於人。自不患於不達矣。然則人亦求其在己而已。○朱子曰。富貴榮顯。固非貪慕所得致。而貧賤禍患。固非巧力所可辭也。人孰不貪富貴而慕榮顯。然有定分焉。固非貪慕之私所得致也。人孰不惡貧賤而畏禍患。然有定數焉。固非巧力之能所可辭也。人亦修身以俟命而已矣。○朱子曰。先儒解孟子訑訑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

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閒者。亦未必得竭懷抱。而況疏遠卑賤之人乎。人惟自足其智故不嗜善言。先儒解訑訑二字正是此意。今世士大夫多不免有此氣象。其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卽平日素所親知尙不見信。況其疏賤者乎。夫直諒多聞之士遠則讒諂面諛之人至雖有愛人憂國之心。亦何濟於天下事哉。

○朱子曰。不問其是非曲直而待之如一。則是善者常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爲平。是乃所以大不平也。彰善癉惡爲政者之急務。若不問其理之是非情之曲直而一體待之。則是善者孤抱其志。常不得伸而無以爲勸。惡者行險徼幸可圖苟免。而無以爲懲。以此爲能持平。乃所以大不平而失權衡之道也。然則賞罰不行。果何以合人心之公哉。

○朱子曰。爲學與爲治止是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乎今日之所存。內聖外王。其道則一。故爲學與爲治只一統事。他日之所用不外今日之所存。若不能格致誠正以修其身。而欲求其國治而天下平也。豈不難哉。

○朱子曰。世之學士大夫優於學行者。政事之才或未必達。精於政事者學行之趣或未必純。就使能兼二者之長。則於去就出處之大節。又或未必能無所愧也。聖賢之學有體有用。行藏各得。彼夫優於行而政未必達。則有體而無用。或精於政而行未必純。則有用而無體。卽兼是二者而又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未能無愧。則用行舍藏何以各得其道乎。世之學士大夫能全此者蓋鮮矣。

○朱子曰。論事當視己之所處與所論之事所告之人而爲淺深。則無失言失人之患。出位曠官之責矣。吾學若果未至。若果未明。既不能自信且不爲人所信。則寧退而自求耳。論天下事者當視己之所處爲何地。與所論之事有時勢之不同。所

皆之人有親疏之各別而後爲或淺或深之論則既不失吾亦不失人既不出位亦不曠官而持論平正條達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矣然此亦視乎吾之所學何如若平日求道未至見理未明是無以自信何以信人與其尙口乃窮毋寧退而自求緘默以遠禍也此論事之法也

○朱子曰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然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君子之去就凡以爲道計也道不合而去正留其道以有待冀異時猶可爲也若不合矣而苟就焉則今此未必得行而後此復無所望身辱而道與之俱辱矣如之何其可哉

○朱子曰予維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爲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爲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爲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爲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爲形形性出於一原則人物皆爲同體豈可漠然而不相關惟盡性之君子能充惻隱之端使廓然大公而不以自便者傷其本然之心故推己及人因人及物思所以安全之者無念不然無時或息當其未得志時責不在我若禹稷已飢己溺所謂愛之溥利之周者固限於權之不屬無可如何然時勢雖或有限而目前亦可自盡即以愛人論若家有餘積貧乏當賙鄰里鄉黨未必無望恩者彼原思辭祿聖人尙爲通其惠而所許可知矣猶以不出位爲戒揆之於義原自無害仁人之用心勿以有限自諉可也

○朱子曰臣子無愛身自佚之理既爲臣子則此身者君之身艱難險阻惟君所命凡吾職分所當爲皆不容稍自暇逸若愛身而不知致身之義自佚而不效盡瘁之誠夫豈臣子之理哉

○朱子曰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

當疑者反不察也。此朱子示人精義之學也。天下道無兩是。平時剖析極精。然後有以取決於臨事之間而不至爲是非所亂。今爾是相持於胸中。則未能明理。何以處事。所以臨事依違多所疑惑。而於所當疑者反冒昧行之。而不及致察焉。終於無一是而已矣。君子所以貴窮理也。○朱子曰。君子之爲學也。莊敬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於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所誦。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不暇焉。學所以爲己也。君子爲學必用莊敬涵養之功。以自立於根本之地。而又講明義理。助益見聞。故口之所誦皆正業。而無異說之淆。心之所處有常分。而無他歧之惑。至於希世取寵之事。非理之正。非心之安。不惟有所愧而不敢爲。實亦有所急而不暇及。蓋學問無窮。終身莫竟其業。一有干時之念。則志必不立。功必不專。而學但非其學矣。可不戒哉。○朱子曰。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爲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矣。文以載道。道者文之根本也。道發爲文。文者道之枝葉也。是故其本盛者其葉茂。其理足者其詞腴。如六經之文是也。今之人不能求其根本而欲自飾其文詞以求合乎道。是道與文爲二。而文自爲文。道自爲道矣。奚可哉。東坡之言固未足以見道也。○朱子曰。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爲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爲學所以學道也。道非空虛之物。亦非迹象之爲。自世莫知所適。高者崇尚虛寂。卑者沈溺浮華。沿習既久。且以爲道本如是。而莫或知其學之非。吾道之孤可勝慨哉。○朱子曰。不肆焉以踈於外。則本心全體卽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制於外乃所以養其中。人能收斂檢束。言動之閒不至縱肆。以馳逐於外。則本心全體所爲虛靈不昧者。便存而不放。心

存則理得而性中固然之善自有知之明而好之篤者爲善之情亦從此生生而不可已矣故曰敬者德之聚也○朱子曰科舉之習蓋未嘗不談孝弟忠信但用之非耳若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則安矣士之習科舉者非不以孝弟忠信爲美而娓娓言之但用之於科舉則志在於獲雋而已若能舉而反之於身見於日用不託空言而有躬行實踐之功則言行兼修又何有科舉之累哉○朱子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然微細處亦不可忽略因循怠惰我輩當官以清廉謹愼自持此實本分內事固當如此然常觀人於公事微細處每多忽略不肯留心其弊遂至因循怠惰而不振是亦不可不察惟能自立其大而又克勤於其小則更善耳○朱子曰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出處者應世之大節語默者立身之大防二者皆不可苟而或出或處其人若不相謀或默或語其時亦難一致則此中固有不必盡同者然以其不必同也而謂出者一道處者又一道語者一心默者又一心可乎蓋亦有不得不同者惟歸於義而已然則當出而出當處而處時語而語時默而默者精義之君子也不同者其迹無不同者其理也○朱子曰一失其身人所怨惡始雖以欲而迷後必有時而悟是以無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此言失身之害大也一失其身則人不以爲人而仇怨之且憎惡之其始雖蔽於欲而迷然而本心還在後必有時而悟所以無往而不取困耳是故君子必謹小愼微以守其身若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特使人怨惡而已戒之戒之毋一時失足貽憾終身也○朱子曰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者則已爲泰矣若以爲不足而妄有覬覦恐所得無幾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此見名節

當惜而示人以知足之意也國家命官詔祿自有定分官卑而祿薄者雖不快意然反而自思較之一介寒士以區區之身仰給於人得此不已泰乎倘不知足而生覬覦之心恐所得無幾從此壞名喪節而後日之悔將有不可追矣然則一命之士愼勿急於躁進以貽無窮之悔也○朱子曰道之屈伸自關時運區區人謀豈能爲力道之將行將廢命實爲之故屈伸關乎時運也區區人謀或使或尼豈能爲力哉守道之君子其必有以自處矣○朱子曰人生各以時行耳豈必有挾然後可以仕哉行藏安於所遇故人生各以時行也若必有挾乃可以仕則世之希榮慕寵違道干譽者何所不至哉○朱子曰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況朝市廖擾之域乎學問既足方可任人家國之事故古之君子必量己而後入官至入而後量則無及矣山林之事小市朝之事大今身處山林尙恐識力未精於事之來不能自主況市朝之域百務繁雜利害攸關能免不爲膠擾乎士固有不學求仕至於敗檢覆餗者良可歎也○朱子曰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賢人君子立其朝則思行其道未嘗一日忘天下之憂故念有所獨迫也居其位則必業其官不肯一日曠在己之職故難有所不避也○朱子曰隨分仕宦不起患得失之心何處不是安地職有大小而仕宦一也但隨其分以盡所當爲而不以得失爲念則無往非安身之地矣苟存一患得失之心是卽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尙可言哉○朱子曰人當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隨所遇以安之人當讀書明理不爲私欲所累胸中常有以自樂則用舍行藏之間皆可聽其自然而隨遇而安無與於己能如是可以希聖賢矣○朱子曰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而

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平世無事幾之變下位爲易稱之職士遭其時處其地視天下之事眞若容易幹辦無足爲者及其身居大位任專責備兼以事會之來前迫後畏安危治亂之機忠邪枉直之辨一舉手而多有無如何者非器識高力量大便覺無下手處蓋經權常變皆有至當不易之義理專執已見不得而出處語默關於知言養氣之學問臨時依違亦不得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朱子曰學仕是兩事。然卻有互相發處。學以治己仕以治人原是兩事然明德必兼新民則當其學也講求是非亦所以資仕之用行義無非達道則當其仕也考據得失亦所以驗學之成蓋實有互相發處也。○朱子曰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東西南北。惟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也。人倫莫大於君親生我成我其義一也故以身事君則此身爲君之身猶事父也東西南北無不唯命理固然耳敢以王事鞅掌而生畏避之念哉。○朱子曰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於窮荒下邑。既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沈下僚。不及究其所有者爲不少矣。有材之士生於窮荒下邑誰肯過而問者卽問之矣而目以國士號稱知己曾有幾人固宜無以自振也況彼知自貴重斷不苟且功名希世求合或隱於簫翟或終於甕庫士師三黜抱關食貧有陸沈以終老已耳安能及究其所有乎。○朱子曰自周衰官失而民無常產。士不知學。或者務爲剽掠纂組之工。以希名射利。蓋本出於俯仰寒餓之迫。有不獲已者。而其後或更以爲能焉。此慨後世仕進之不正也士莫重於始進始進以正而處有守者出亦有爲自周道旣衰朝廷論官已失其意草野編民亦乏常產而徼幸之風起矣然士有恆心何至隨風而靡乎乃教化不興士不知學於是或不安貧賤而以金玉錦繡爲心遂務爲干進竊取虛言有若剽掠

補綴麗詞。有若纂組揣摩極工。祇以希榮名。射厚利。而道德之蘊無有存者。風斯下矣。原其心蓋本於俯仰無資。寒餓難緩。始迫而爲此。其不獲已之故。猶自知之。或相與諒之。而其後習爲固然。恬不知怪。更以此爲能而誇耀一時。轉相慕效。爲士風尚忍言乎。有志者所當以求志達道自勵耳。○朱子曰。仕宦遲速要有時命。正惟盡心職業。安以俟之。庶幾不失所守。急於仕宦者。不安時命。所以供職不稱。而所守亦失。若夫遲速聽之適然。居一日之官則思稱一日之職。吾盡吾心而安以俟之。此爲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堅其所守者也。○朱子曰。進以禮。揖讓辭遜。退以義。果決斷割。出處乃士人立身之大節。不可以或苟也。進以禮則無苟就之心。揖讓辭遜者。禮之實也。退以義則無貪位之念。果決斷割者。義之用也。此難進而易退。君子所以得出處之正也。○朱子曰。士大夫出身事主。上則欲致其君爲堯舜之君。下則欲使其民爲堯舜之民。至於諫不行。言不聽。而潔身以去。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聖賢之處此。不免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三宿而後出境。其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篤矣。固不以苟得一時之虛譽爲喜。而輕去之也。聖賢不以潔身爲高。而以忠君愛國爲志。故朱子論之以爲士大夫出身事主。將以平昔之學見於致澤之用。則欲堯舜吾君。堯舜吾民。而於吾身親見之。惓惓然望其諫之行。言之聽也。至於諫不行。言不聽。不得已而潔身以去。固於去就出處之大節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其心之所樂哉。是以雖古之聖賢。樂天知命。其處去國之時。不能無慨然者。如孔子之遲遲其行。而不忍爲苟去。甚或眷戀徘徊。若孟子之致爲臣而歸。猶三宿而出境。其纏綿委曲之苦心。於君臣大倫恩義之際。可謂至深篤矣。苟得一日安其身於朝廷之上。寧非深願。固不以潔身去國。衆望所歸。苟得一時之虛譽。沾沾有所喜於其心而輕去之也。然則士之懃於其君者。未聞聖賢之大道。而爲人君者於去國之臣。亦當諒其不得已之實哉。○朱子曰。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

也。自古君子小人如薰蕕之不相入冰炭之不相容若雜居並用勢必分門角戶彼此爭勝方其勝負之勢未成而各懷疑心日夜慮此至熟矣必無交相爲疑而可以參和調停終不潰決四出者此無他邪正無兩立之理所必然也。○朱子曰。正論衰息。吾黨甚孤。正當凡百詳審委曲調護使人無可指議。乃爲盡善。正道衰息。異端蠭起。人皆習爲偏詖之論。而吾黨甚孤。正當凡事詳密不至疏略以啓釁。加之審愼不敢輕易以召悔。委曲之苦心務積誠以孚衆。調護之全力總衞道以匡時。使彼雖欲指我之隙而議之而我無可議之處。乃爲盡善耳。若輕發妄動或過爲激烈之行。則我之所以自處者未善。豈足爲名教之干城哉。○朱子曰。伐木而翦其枝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譟呼以逐虎。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言欲去奸邪者必當絕其根源。乘其勢之未成而早爲之所。如人之伐木翦其枝葉則未幾而復萌矣。不若斧去其根則木無復生也。如人之壅水捍其波流則奔衝而必決矣。不若直塞其源則流無所出也。如人之逐虎鳴金伐鼓。束甲揚戈。羣擁而譟呼。則逼虎而必有所傷。不若乘其方睡之時。掩而斃之之爲速也。知伐木壅水之說則拔本塞源之道得矣。知斃虎之說則防微杜漸之理豫矣。去奸邪者不可不知也。

君子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朱子曰。讀書則以謹訓說爲先。修身則以循規矩爲要。讀書則必訓說以明其理。然或妄自臆說而不潛心昔聖昔賢之旨趣。則有離經叛道而或陷於異端者矣。故以謹訓說爲先也。修身必有規矩以立其則。然或馳思高遠而不切求下教爲己之實功。則有淩躐無序而反至於喻閑者矣。故以循規矩爲要也。謹之循之而讀書修身之道得矣。○朱子曰。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

深恥之。身體力行方爲篤實之學。若徒精其誦說而返之當身毫無實踐。是不過口耳剽竊之功。以飾人之觀聽而已。君子蓋深以爲恥而必求躬行之有得也。○朱子曰。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有蓍龜之智。能燭物幾先矣。而處之若愚者。恐其傷於察也。有河漢之辯。能滔滔不竭矣。而守之若訥者。恐其近於躁也。胸有雲夢之富。博學多聞矣。而不以自多者。恐遂末而遺本也。詞有黼黻之華。文章摛藻矣。而不易其出者。恐務華而鮮實也。此皆嚴於自治之學也。○朱子曰。論事祇當言其理之是非。不當計其事之利害。天下事以理言之。則有是非。以勢言之。則有利害。然吾人處事止當以理爲斷。是則爲之。非則改之。而利害初不暇計也。若一計利害。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初不論其事之當爲與不當爲。是入於小人徇欲之私。而不本乎聖賢循理之正矣。○朱子曰。謹密者多退避。俊快者多麤疏。謹密者篤厚有餘而強毅不足。故多退避。俊快者明敏有餘而敬愼不足。故多麤疏。學者當知剛克柔克之道也。○朱子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禍福。皆其自取。人之善惡。其類既分。故天之所報亦異。然則禍福之來。豈非人之自取乎。爲不善者可以知所懼矣。○朱子曰。人自是不可以無恥。不必引羞惡好義之言也。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蓋以恥者人所自有。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於禽獸。故人自是不可以無恥。若引羞惡好義以爲言。則似恥因羞惡好義而後有。便不喫緊。著力非所以示人之意。亦非所以自勉之心也。○朱子曰。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蚤。猶豫留時。亦智者所甚懼也。處天下之事。不可失之太急。尤不可失之太緩。欲事之速成。則急遽無序。故多致敗。然使見幾不蚤。遲留猶豫。坐失

事幾之會，以至於不可爲。此又智者之所深懼也。然則欲奮迅以圖功者，當緩則緩，當急則急，未可以一概論矣。○朱子曰：義利二字，乃儒者第一義。無所爲而爲之者，皆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皆利也。義者天理之公，利者人欲之私。循天理則日進乎高明，徇人欲則日流於汙下。君子小人之分，全在於此。故曰儒者第一義。○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一一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情矣。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恐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也。果欲聞過則於人之言不論虛實，但當一一聽受，斯人亦樂盡言以相告。若必計較辨爭，則未免有聲音顏色微見於外，大非喜聞過之意矣。人亦孰肯觸其忌諱而進以逆耳之言乎。○朱子曰：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此朱子戒子之言也。端莊凝重者敬也，傾倚剽輕者肆也。起居坐立之必敬，則有以養其精明之用，而昏情怠氣不得而干之矣。出入步趨之必敬，則有以全其德性之良，而邪辟嗜慾不得而害之矣。禮記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正此意也。○朱子曰：聖門之學不傳，而道術遂爲天下裂。士之醇慤者，拘於記誦，其敏秀者，衒於詞章，既皆不足以發明天理而見諸人事，於是言理者歸於老佛，而論事者騖於管商，則於理事之正反，皆有以病焉，而去道益遠矣。聖學失傳而道術爲天下裂者，蓋由士之質性醇慤者，既以記誦爲口耳之學，士之資稟敏秀者，又以詞章爲雕蟲之華，鶩末忘本，是以在天之理莫能發明，而在人之事無以自見，其流弊也，老佛得以其說惑之，而理非其理，管商得以其術中之，而事非其事，豈彼之能病我哉，實我自受其病，而何惑乎去道之遠也。○朱子曰：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

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制行。所以不屑一時流俗之毀譽。而惟欲其無所愧悔於吾心也。屈於當時者伸於後世。以公道自在人心也。後世苟不公。則至今無聖賢矣。歐陽子之言。即所爲事久論定者也。君子鑒乎此。故立言制行。不以一時毀譽動其心。但求免吾心之愧悔。初何計流俗之是非。亦曰後世至公。久而自定也。爲善者可無懼矣。○朱子曰。古今聖愚同此一性。則天下固不容有二道。但在篤信力行。則天下之理雖有至難。猶必可至。況善乃人之所本有而爲之不難乎。性一則道一。古今聖愚非有異也。但能篤信而不疑。力行而不怠。則天下無難事矣。況性中有善。乃人所本有者。爲之更何難乎。孟子之道性善。必稱堯舜。即此意也。○朱子曰。近年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往往嗜簡易而憚精詳。樂渾全而畏剖析。以此不見天理之本然。各墮一偏之私見。別立門庭。互分彼我。使通體分裂。不合不公。此今日之大患也。聖賢之言。本以明道。大抵平易切實。而其工夫自有次第。必殫精詳剖析之功。講明義理。而循序漸進。不立異以求合。庶爲得之。今之學者求道太迫。立論太高。日趨簡易而憚詳其曲折。樂言渾全而畏析其精微。其於天理之本然毫無所見。而墮於偏私。各立門戶。競分彼我。使道體分裂。怪誕百出。所求既皆不合。而所論又皆不公。人心學術之患。莫大於此。正吾道所深懼也。○朱子曰。知覺運動者。形氣之所爲。仁義禮智者。天命之所賦。學者於此。正當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不可以有生之同。反自陷於禽獸而不自知。已性之大全

也。知覺運動者氣也。仁義禮智者理也。氣麤而理精也。學者於此苟能審其偏正全闕而求知所以自貴於物。則必有以全乎天之所賦。而踐形盡性之功。自不容已。不然。是以有生之同而反自陷於禽獸。不自知己性之大全而流於偏與闕也。不亦可哀之甚哉。○

朱子曰。自聖學不明。世之爲士者。不知學之有本。而惟書之讀。其所以求於書不越乎記誦訓詁文詞之間。以釣聲名干利祿而已。是以天下之書愈多。而理愈昧。學者之事愈勤。而心愈放。詞章愈麗。論議愈高。而其德業事功之實。愈無以逮乎古人。然非書之罪也。讀者不知學之有本。而無以爲之地也。聖學不明。士子不知本務。惟以讀書便是爲學。其所用功不過記誦訓詁。綴拾文詞。爲釣名干祿之計。以故書愈多而理不明。則愈昧。事愈勤而心多雜。則愈放。詞章議論愈甚。而內之無補於德業。外之無濟於事功。其去古人也不逮遠甚。是豈書之罪哉。蓋古人用以修德業。而今之讀者以釣聲名。古人用以立事功。而今之讀者以干利祿。所學已盡失其本矣。欲其爲希聖希賢地也。其可得乎。○

朱子曰。事變無窮。機會易失。酬酢之閒。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此言君子窮理之學所以爲應事之本也。異端守禪寂而無適於用。流俗急功利而頓忘其本者也。德以修諸身言。業以施於世言也。天下之事莫不有理。苟不先明乎理。當事機之來而始求所以應之。將有不及察而失之遠者。故必以明理爲貴也。理明則不爲異端流俗所惑亂。而久大之德業可以立矣。○

朱子曰。文士巧於言語。爲人所說。易入邪徑。務爲巧語以說人者。專於爲人。其心已僞。況機變之至。邪僻險怪。將無所不用其心。其爲易入邪徑也。孰有甚於此乎。○

朱子曰。學者

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念輕矣。志士固守其窮。常念舊不顧身置溝壑而不悔。學者能時存此念。則見道義爲重。死生爲輕。而計較之私自有所不暇矣。夫至於死生不動念。況其他乎。以是知吾人爲學志不可以不立。而守不可以不固也。○朱子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閒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古今只有天理人欲兩途。出乎此則入乎彼。故日用云爲之行同。而公私邪正之情異。彼夫大公無我。循理而用情者。聖賢之所以能盡其性。推之人物而各得也。若自私自利。縱慾而徇情者。衆人之所以泯滅其天。卒至身名之俱敗也。二者之閒。幾固甚微。不能以髮矣。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縣絕。且昭彰於天下後世而莫能掩也。可不愼歟。○朱子曰。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事物爲外馳。則遺乎外矣。務博觀者。專事乎外而以內省操存爲狹隘。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充其用。而致知者必以存心立其本。此偏。此皆學者之大病也。務反求者。專守乎內而以博觀事物爲外馳。則遺乎外矣。務博觀者。專事乎外而以內省操存爲狹隘。則遺乎內矣。此其見各有所偏。皆學者之大病。蓋存心者必以致知充其用。而致知者必以存心立其本。此尊德性道問學之功。缺一不可者也。○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今之談經者多執己見以爲說。而不體聖賢所以立言之意。故有四者之弊。如理本卑乃抗之使高。理本淺乃鑿之使深。至於推近爲遠。使明爲晦。皆今日談經之大患也。人苟欲表章聖學。愼毋蹈此弊矣。○朱子曰。立志不定。如何讀書。讀書必先立志。志乎此則念念在此。而爲之不厭矣。若立志不定。而中無所主。游移遷徙

之見日生覺於聖賢言語全無入頭處矣如之何其可讀書也○朱子曰人有此身便有所以爲人之理與生俱生乃天之所付而非人力所能爲也所以凡爲人者止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物榮悴休戚即當聽天所爲而無容心焉凡人之身有是物必有是則此乃與生俱生天之所付而非人力之所能與也所以人當講明此理而不可昏謹守此理而不可棄若夫榮悴休戚乃身外之物惟聽天所命而已不必容心於其間也人能明理以貞遇則幾矣○朱子曰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乎書者類以記誦剽掠爲功而不及乎窮理脩身之要其過之者則遂絕學捐書而相與馳騖乎荒虛浮誕之域蓋二者之蔽不同而於古人之意則皆失之矣古人讀書務爲窮理修身之事皆切近而篤實自秦漢以來士之研求乎聖賢之書者類皆記誦其言剽竊其旨日趨於詞章之學而不及乎窮理修身之急務而過高者又浮慕自然絕下學而棄詩書相與馳騖乎虛無誕之域二者之蔽錮雖有不同然其爲無用之學則一也其於古人崇實黜華之意皆失之矣○朱子曰務實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學以爲己凡致知力行皆當實求有得而名譽之來原不可計自儒行既衰而篤信潛修者十無一二浮慕虛聲者十常八九則趨向差矣學必觀其大凡內聖外王當堅自期許而文章之著豈所用心自正學不傳而治心養性者厭爲迂疏摛藻工詞者不憚勤苦則用功失矣此其好名之多爲文之力何關實學蓋亦鄉黨閒傳習好尚後竟流爲積風其弊遂不可止耳顧安得好修之君子與之勵崇實務本之學哉○朱子曰困也者行有不得之謂也知其困而學焉以增益其所不能

此困而學之之事也。亦已卑矣。然能從事於斯。則其成猶不在善人君子之後。不能從事於斯。則靡然流於下民而不知反。均之困。其於二者相去之閒如是之遠。學與不學之異耳。可不懋哉。此勉困學者之急於用功也。孔子言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也者所行欲求得而未能之謂也。質雖困而未嘗不可學。知困而學焉。以充長其所不能知不能行。困學者所有事也。此其爲心苦而爲功亦已下矣。然能百倍其功而從事於斯。則氣質亦能變化。其所成就尙不在善人君子之後。若果於自棄而不從事於斯。則愈邈愈下。竟與下流之民同歸無復回頭之日矣。夫下民之去善人君子遠矣。均此困學之人。而勤惰一分。其成也若此。其流也若彼。何如是霄壤也。所爭止在學與不學耳。二者之閒。惟人自主。學顧可不勉哉。

○朱子曰。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聖賢之事。未嘗不求其可。功未嘗不求其成。然皆出乎天理之正。斯爲可貴。若但知欲求其可成而用智謀以圖之。不循義理之正。雖或僥倖成功於事未必無濟。而機關術數之施。終非正道。固聖賢之所不爲也。

○朱子曰。聖人之書。其爲意微。其爲辭約。苟不明乎其宗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聖人之書。其立意微妙。其措辭簡約。學者當潛心研索而明其宗旨。識其本意。苟爲不然。憑一己之私見臆說以亂之。未有能當者也。然則聖人雖嘗不盡言。言不盡意。而學者其可以臆解乎哉。

○朱子曰。古人爲己之學。切近眞實。無多言語。要在身體而力行之耳。今乃不務其實而祇求之文字之閒。亦已汎矣。而又心無定見。宜其愈求而愈遠也。又安望今人之能古若乎。

○朱子曰。夫世俗無知。求而愈不得也。

既以道學爲不美。則是必欲舉世之人俱無道俱不學。如己之所爲而後適於其意耳。邪說肆行。人心頗僻。無所忌憚。乃至於此。聖人之道。聖人之學。至精至粹。美之極也。而無知之徒既自棄而不以爲美。是必欲天下俱無道俱不學。盡如己之所爲而後快焉。其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無所忌憚。一至於此。可懼之甚也。○朱子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則無以濟其志。非術則無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不兼是三者而能有爲於世者也。然而所謂術者。又豈陰險詭仄。朝三暮四之謂哉。亦語夫所以處事之方而已矣。此欲人知所以善其經濟之用也。士出而任天下事。必思所以立事之道。而所以立事者亦視乎其立志何如耳。立志遠大。故所成亦遠大。然無才以運之。則無以爲設施之資。何以濟其志。即有才矣。而術或不善。亦無以全乎時勢之宜。何以輔其才。是以古之君子未有無其志其才其術而能建功立業於當世者也。然而術固善矣。而所謂善用其術者。豈機械變詐。愚弄人情。若莊周所謂狙公之朝三暮四者哉。亦以人情物理難以執滯而所以處之之方不無委曲之妙用而已。○朱子曰。食貧。此吾輩之常。唯當益堅所守。庶不墮先訓。貧乃士人之常。然貧也非病也。唯當益堅所守。不墮於末路。庶無失此固窮之訓而已。苟不能安貧。何以學道。君子之所以憂道不憂貧也。○朱子曰。讀書爲學。本以治心。今乃不唯不能治之。而乃使向外奔馳。不得休息。以至於反爲之害。是豈不爲迷惑之甚乎。學問之道本以求放心也。今乃不惟不能治其心而窮年矻矻。騖外馳逐。了無止息。而反爲心害。是豈不爲昏惑之甚乎。○朱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丈夫有志者豈當爲此悠悠汎汎。徊徘猶豫。以老其身乎。時不再來。寸陰足惜。有志之士。正當及時而勉學。豈可優游歲月。猶豫不斷。以老其身乎。若老大徒傷。末如之何矣。○

朱子曰玩物喪志之戒。乃爲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凡物皆道之所寓。游藝亦學者工夫。而古人又有玩物喪志之戒者。乃爲專求多聞而不切己者言之耳。學者逐末而誇多。徇外而忘返。心之存焉者寡矣。可不戒哉

○朱子曰。懲忿如救火。窒欲如防水。忿怒暴發於一時。勢如火之方張。難以遏止。不痛懲之。將有忘身以及親者。故當如救火之急。卽時撲滅也。私慾迷戀於平日。勢如水之浸漬滋暗長。不嚴窒之。將有玩溺而不返者。故當如防水之決。隨時壅塞也。此治其末之力也。若正其本則末自治。是在學者加勉之矣。

○朱子曰。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不能無差。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天下之義理無窮而吾心之知識有限。以有限之知識當無窮之義理。必不能盡知而盡識之。此卽求之語言之間。尙不能必其皆合於理而無差。況實體之於身。見諸事業。而能悉合於義理而無失哉。此君子所以務窮理。以爲躬行之地也。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八

朱子

德行章句上　凡二十九章

朱子曰。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當爲。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之行。固非有所作爲增益而欲爲觀聽之美也。士誠知用力於此。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爲先。德行之於人也。皆性所自有。不假外求。道所當爲。不容他諉。故以是理而自得於心則謂之德。以是理而實體於身則謂之行。固非有所矯揉造作。增益修飾。以美乎觀聽也。要亦全乎天所與我之理而已。誠能實用其力以進德砥行。則不惟可以修身而推之治人。以及天下國家無不本於此焉。此可知德行之所係甚大。而古人立教。必以興德行爲先者。職此故也。○朱子曰。學者之志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觀孔門之教。則其所從言之者至爲卑近。不過孝弟忠信。持守誦習之間。而於所謂學問之全體。初不察察言之也。驚遠而忽近者。好爲苟難。不知學者立志固不可安於小成而不以遠大自期。然究之聖門教人。何嘗日事高遠。今觀其所以親切指示者極平常而淺易。欲人敦倫。第與言事親事長而已。欲人存誠。第曰心必盡言必實而已。論主敬。第以爲操則存舍則亡。語詩書。第以爲文宜學而習以時。皆下學事也。至於性天之本然。神化之能事。所謂學問之全體。則未嘗誨之諄而語之詳者。蓋能盡下學之功。自然漸進於上達。

可以不必言。未得下學之要。卒然難幾乎上達。又未可以易言。學者何必騖遠爲哉。

○朱子曰。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與太平也。三代之教。先德後藝。故藝成而下。然雖云末技。而猶皆有實用爲生人所不可闕。如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類。其法制詳密。足以治人之心身。養人之血氣而優游涵泳。俾漸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人立法所以成就人材。厚培風俗。而世務以濟。太平可興也。後世匪惟德不足觀。而藝亦無適於用。欲其風之古若也。胡可得哉。

○朱子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此言於天下之德無一定之師。惟善是從。則凡有善者皆可師也。於天下之善無一定之主。惟一其心。則其所取者無不善矣。此卽說命之辭而解之也。說命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蓋言人之有師。師其德也。天下之德原無一定不移之師。惟德之善者我卽從之以取法。則凡聞道先乎吾而爲有善者皆可師。不計其爲何人也。人之自求主於善也。天下之善本無膠於一定以爲主。惟專一其心以求善。而虛而能受。則爲衆善之所歸。而其所取無一不善。亦難量其積累之功矣。人能自得師而樂善無窮。豈非德之盛而善之至者哉。

○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灑埽應對是末。皆其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大學之教人治心修身者。成人有德。是爲進德之本。小學之教人灑掃應對者。小子有造。是爲造道之末。二者皆當然之事。至於二者之所以然則理也。夫本精也。末麤也。然理無精麤本末。皆是一貫。惟由小學而大學。以盡下學之事。則上達自可馴致。而理焉有不一者哉。

○朱子曰。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與其

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激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如何哉。古者教民以德行道藝。使之躬行而有得。明達而和諧。辟雍鐘鼓之地。造就多方。而後賢者能者一出而皆爲棟梁之用。何其法備而意深也。今之爲法教非不詳。取非不審。乃至激汰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夫在教者取者之意。豈不有賴於其用。而彼見夫要吾之爵祿者。率皆空言無用。則吾所以取彼之意。固無暇復思矣。端士習者可不自上哉。

○朱子曰。秦漢以來。道學不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爲憂。然亦未嘗遂以束書不讀。坐談空妙爲可以徼幸於有聞也。古者道學昌明之日。學者皆知修身理性爲切己之務。自秦漢以來。道學失傳。儒者不知反己潛心而一以記覽誦說爲事。則不知聖賢用心之所在。無由自得於語言文字之表。此有道君子所以深以爲憂。然亦何嘗束書不讀。坐談空妙。徒憑虛而臆說爲可徼幸於有聞哉。此以見聞道之難。而道學之不可以無傳也。

○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慢暴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道不遠人。卽身而具。理不外事。卽事而存。故古人施教。當其能食能言在孩提時。便有訓導整齊之法。況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自出就外傅以至於成人之日乎。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皆不遠人以爲道。不外事以求理者也。教者學者一遵是法。安得不德進業修。使慢暴放肆之氣自然不設身體而淨盡消融乎。

○朱子

曰。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輝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眞實。學問之道不外知行。而必以知爲先。故聖人之教人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所以致吾心之知者功不以一端竟。而行則惟期其篤。更無他端。所以然者。理有巨細精麤。或察於巨而遺其細。別於麤而失其精。卽是理有未窮。無以爲力行之地。必於學問思辨之功。層累遞進而理之巨細精麤無所不講。然後知日進於高明。胸中光輝明徹。觸處旁通。而卽其所知之理。見於踐履服行之間。眞誠無妄。而無一事之不實矣。此聖人之教人所以先致知也。○朱子曰。人之所以爲學者。以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卽與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尙何學之爲哉。作聖全視此心。此心未能如聖人。故見理不明。無所爲持循之準。而率其意之偏。遂至於太過不及。而不自知所爲。必學以明之也。若吾之心已能如聖人天地之心。則明無不照矣。而又何事於學哉。故學者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遠。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先達之言皆所以發明聖人之意。而聖人之意又無非推究天地之理。學者必因其言以求聖人之意之所在。必因其意以達天地之理之所存。循循然自淺及深。由近及遠。工夫當有次第。非可欲速迫切而妄希捷得於旦夕也。夫如是。是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躐等空言之弊。馴致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書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及夫漸涵既久。經歷既深。審熟詳明。不失之躐

等不託於空言以馴致乎深造自得之候然後理明心正而天地聖人之心亦卽於此見焉此循序漸進之效也蓋必如是而學始能有得非固畫於淺近忘乎深遠而舍己心以求聖心棄吾說以從前說也凡爲學者可不共知此意哉

○朱子曰易之爲書本爲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悉備不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卽有此象有此象卽有此數各隨問者意所感通

大易一書具有義理象數而原聖人同患之心祇欲人因卜筮而知吉凶耳然易書旣作而其立象盡意繫辭盡言之理則又精微無所不入廣大無所不該而惟變所適不可爲典要此豈聖人之勉設哉蓋太極兩儀本天地間自然之理而理以象呈遂有陰陽老少之分象因數顯遂有七八九六之別故人以蓍龜問易易皆能隨人之意而感而遂通焉蓋卜筮之法雖究極象數之閒而象數所在莫非理之所在也

○朱子曰玩得聖人垂示勸戒之意則詩之用在我矣

詩三百篇貞淫美刺不一其旨大抵皆古聖人所以垂教萬世勸其爲善而戒其爲非讀詩者玩得此意則知詩之大要歸於得其性情之正初無他旨而其用在我矣

○朱子曰欽之一字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

欽敬也尙書中開卷第一義者蓋敬之爲用無所不包也讀者苟能深味而有得焉則修己治人之道俱在其中而書之全體不外是矣

○朱子曰春秋是明道正誼之書今日祇較齊晉霸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悉晦矣

孔子作春秋明王者之大法昭萬世之大戒是春秋者正誼明道之書也讀者須得其褒貶刺譏大義凜然如秋霜之不可犯若但以齊晉霸業區區而較其優劣則反成謀利之私而失春秋之大義矣

○朱子曰學之患莫甚於自足莫害於無師幸得師而承之於是又患其未知所以學也

學者當沖虛以居心傳習以考業若自足則不復求進無師則無所就裁

然師又非能代我而爲之也。仍視乎我之知所以學耳。苟未知所以學。師亦未知之何矣。○朱子曰。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鬼神。專一則應。疑貳則差。先王之制爲卜筮也。至嚴而不可戲瀆。至敬而不可玩忽。要在虛其心以聽決於鬼神。故心專一則鬼神亦報以專一而無不應。心疑貳則鬼神亦報以疑貳而遂有差。蓋卜筮之法皆實有是理以兆於幾先。無非誠之所爲。非如後世讖緯術數之學也。○朱子曰。修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小學雖爲小子而設。然修身之法實備乎此。若義理之精微。莫詳於近思錄。學者循序以求之。則操功約而獲益多。由此而至於聖賢不難矣。○朱子曰。吾人幸得竊聞聖賢遺教。安可不推所聞以拯斯人之溺。政使不得行於當年。亦須有補於後世。聖賢垂教。凡以拯溺也。吾人生聖賢之後於遺教。幸有所聞。安可不推之以拯人心之陷溺乎。卽使吾道屈伸自關時運。不得大行於當年。亦當有補於後世。惟存此拯溺之心以對聖賢而已。○朱子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四書簡易平實。六經奧衍宏深。故學者必先四子而後六經。是四子者六經之階梯也。近思錄語關體要。切於日用。沈潛玩索則略知大概。然後可以求四子之書。是近思錄者四子之階梯也。○朱子曰。後世設師。弟子員立學校以羣之。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問。而弟子之聽於師又非其心之所疑焉。汎然相與。以具一時之文耳。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而解惑也。有疑而問。問而啓之。則言易入而理易明。此師道尊而學術隆也。後世師弟子之設立之學校。使之羣萃其中。師之所講有不待弟子之疑而問。而弟子之聽於師者又非其心之有所疑焉。則雖有學校之設。不過講堂羣比。汎然聚首。以作一時之具文耳。豈古人設師傳道授業而解惑之意哉。甚矣學校之衰也。○朱子曰。論語之言。無所

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旨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廣之功孔子之書切近平實而包括無遺孟子之書雄快明辨窮極底蘊其所以示人者類多欲人體驗四端而充廣其本然之量而已○朱子曰聖賢之言具在方策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不遺餘力而近世一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先後之學者由是而之焉亦甚易而無難矣方版也策簡也聖賢之言具載於此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竭盡而無遺矣又有近世先覺之人爲之指其門戶以引其入表其梯級以策其進諄諄不已而先後之學者遵稽聖言近習師訓由是而之焉庶不迷於所往而進道無難矣乃世教衰而人不知學不亦深可惜哉○朱子曰爲學正當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成我者師輔我者友吾人爲學苟無良師則就正鮮資誰爲傳道而授業故當以得師爲急苟無益友則切磋寡助誰爲勸善而規過故當以擇友爲難也○朱子曰讀聖賢之言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爲書肆況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讀聖賢之書而無得於心身猶未免書肆之譏況所讀非聖賢之書哉既不足以自治乃欲以之道人望其化行俗美必不得之數矣學者毋自戾獲於聖賢也○朱子曰世間喻於義者則爲君子喻於利者卽是小人而近年一種議論乃欲周旋於二者之間回護委曲費盡心機卒既不得爲君子而其爲小人亦不索性亦可謂誤用其心矣義利之介乃君子小人所由分君子必不肯爲小人小人必不能爲君子蓋其中之所喻已定正如冰炭之不相投也而近年一種議論欲調停於二者之間明係言利復附義而出之曲爲回護以售其說既難自託於君子而究不得自掩其小人其心

勞而日拙抑已甚矣。則亦何益之有哉。○朱子曰。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平易者下學之規。高深遠大者上達之境。理本相通。而教必有序者也。人惟馳心於高遠。故於平易之地每忽爲不足爲。不知自平易處能講究討論以明之。積慮潛心以思之。優柔饜飫以養之。至於積累功深。會心漸遠。將愈見其理之高深遠大而不可勝窮矣。蓋下學卽是上達之基。學者不可好高而躐等也。○朱子曰。解釋文義。使各有指歸。正欲以語道耳。不然。則解釋文義何爲。聖賢之書。文辭字義無非道之所在也。學者講究討論。解釋精詳。務使字義之間。各得其指趣歸宿者。正欲緣文察理。有以知道之所在。而語其所以然耳。若道之不察。而沾沾以解釋爲能。則流於訓詁章句之學矣。君子奚取焉。○朱子曰。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爲學必有其序。修身爲本。爲己而後可以及人也。窮理爲先。達理而後可以制事也。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蓋論孟之書多示人以爲己切實工夫。學者體驗而有得焉。則心定而義理易究。次及諸經。經中所言之理精蘊畢具。讀之可以窮理。然後看史。則史所載之事是非得失。瞭若指掌。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我者也。此學之序也。○朱子曰。大凡學者。勉其務實少近名爲佳。近名之心勝。則凡所學未免徇外。爲人而無近裏切實之功。此學者之通病。故必勉其務實而少近名。庶本原既正而德業可成。斯爲佳耳。

德行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朱子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動靜語默之間無非教人處。天道風雨露雷無非至教所寓聖人動靜語默無非至德所形。學者但就其間體究則知聖人之教隨處皆可靜會亦如天之不必以言語求也。○朱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也。理宰乎物。故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然其精蘊莫詳於聖賢之書。學者所當由是以求之。若欲簡約而可以易知易守者。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蓋四子之書切近精實。天下之理無不在其中也。○朱子曰。學貴適用。古人爲學。內以治其身心。而外以措之家國天下。要以適於用者爲貴耳。若不適於用。而徒爲口耳誦說之學。是猶之乎未學也。曷足貴哉。○朱子曰。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養。爲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察。因踐履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聖賢教人本有次第。孝弟忠信。莊敬持養。學之始也。既端其始。而又博覽精詳。以履其實而致其知。則爲學之序得矣。然理本易簡。其端初無難知。而及其至。有終身行之而不能盡者。學者不可以不察也。是故學非推測而知之難。而躬行心得之難。至於知行合一。則文章性道。一以貫之。此子貢於得聞性道後而深有歎也。○朱子曰。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經者載道之書也。辭者所以達乎意也。辭不得則意不明。故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然則辭其可忽乎哉。○朱子曰。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

暗則難測。此朱子論知人之法而推究於陰陽善惡之分也。天地之間理不能不乘於氣而氣有陰陽。氣之自然即理之自然也。陽氣發舒必剛剛者暢遂直達必明明者無遮蔽障礙則易知。陰氣收斂必柔柔者消沮閉藏必暗暗者多隱匿曖昧則難測。

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承上文言陰陽自然之理本皆如是。是故易之爲書所以道陰陽也。聖人有見於其理而作焉。遂以陽之象爲君子。凡言君子者皆取諸陽。以陰之象爲小人。凡言小人者皆取諸陰。蓋幽明本無二理。造化之與人事未有不相通者。而萬物各肖其形。善惡之與邪正未有不從類者。聖人之所以通於其故而類其情者。洞晰明白無毫髮之差。百世而下雖有聖人復起莫之能易也。

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而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洪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蟲。如盜賊詛祝。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易之爲記昭昭矣。朱子自謂竊推此說以觀天下之人而得君子小人之辨焉。君子剛明而易知。凡其心體光明。品格正大。氣象疏暢。處事洞達。如青天白日。人皆得而見之。如高山大川。人不得而藐之。如雷霆之有威。可畏而人不驚。如雨露之有澤。及人而功不尸。如龍虎之縱橫變化可以推倒智勇。如麟鳳之溫醇精彩可以羽儀文明。莫皆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其人必爲君子何也。君子稟陽之德也。而其所謂小人者則柔暗而難測。依阿以取容。洪涊以苟合。是非多回互。蹤迹多隱伏。如蛇蚓之倏前倏卻而不直。如蟣蝨之至猥至鄙而不廉。如鬼蜮狐蟲則以幻誕爲心。邪媚爲行。如盜賊詛祝則以偷竊爲生。顚倒爲術。此皆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其人必爲小人何也。小人稟陰之德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

豈得而逃哉。準此以定君子小人之極則彼之形於外者無不悉如其內之所爲雖一言談舉止之微往往發見於不及覺而可以望之而得其爲人而況措之爲事業其醇疵易知也著之爲文章其邪正易知也此尤所謂燦然者世有君子固不至覩面失之彼小人者雖曰難知亦豈得而逃哉蓋以聖人作易之說推之而知陰陽自然之理不可誣也噫朱子居敬窮理之學其亦概見於此矣。○朱子曰詩之爲經人事洽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詩之爲經洽於下者人倫綱紀之事也備於上者天時變化之道也天人相與之理無一不具於其中蓋修身及家均平天下之道有不待他求而得之於此者學者不可不窮其蘊也。○朱子曰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眞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言近而指遠者聖賢之言也故無窮之旨卽在平易之中惟平則無事於過高惟易則無事於艱深今必推之鑿之使高且深是豈眞能體聖言於高深哉亦徒離卻本指失其平易無窮之味矣不幾於侮聖賢之言哉。○朱子曰知夫爲學之本有無待於外求者而因以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吾方寸之間清明純一眞有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宏其規密其度循其先後本末之序。爲學之本無待外求苟旣有以知之因致其操存持守之力使方寸之間神清而明心純而一識其在我而敬以直之以爲讀書之地而後大其規模密其節度循其先後本末之次第以觀古人所以垂教之意斯於天下之理必有以盡其纖悉而內外精麤一以貫之矣。○朱子曰爲學不厭卑近愈卑近工夫愈實而所得愈高遠。君子之道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者惟循循下學愈卑近愈有實地久之自然上達而所得愈高遠矣苟厭卑近而慕高遠是舍下學而求上達徒見其功之馳騖而終不能有所得也已矣。○朱子曰。

場屋之文。固知賢者未能免俗。然先有以立乎其大者。然後出而應之。則得失榮枯不能爲吾累矣。場屋之文進身之階。故卽賢者未能免俗。然使徒學爲文以取科第則小矣。是必格致誠正。先有以立乎其大。然後出而應之。將內重而外自輕。得失榮枯何所係累。此則賢者之所以異於俗也。○朱子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則尤爲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語孟之書平淡顯易。皆切於人生日用之常。讀之者少有可疑而多所受益。如布帛菽粟。刻不可離。若易之理明陰陽。春秋之義寓褒貶。其旨隱奧而難知。非可以容易領略。故朱子謂不敢輕讀而教人以通語孟爲先也。○或問看史之法。朱子曰。當且治經。求聖賢修己治人之要。然後可以及此。聖賢修己治人之要。莫備於經。學者必先窮經以得其要歸之所在。然後因而觀史。則是非邪正。卓有定見。而瞭然無遺。蓋經以載道。史以紀事。道者事之體。事者道之用也。未有用而不本於體者。故凡爲學經宜先史次之。○朱子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紀事者當斷以義理。則其人之是非自見。非可以成敗論也。若左氏之說。止卽其事之成敗以論其人之是非。而全不本於義理之正。此其所以爲病而不足取信也。○朱子曰。聖賢之言。義雖無窮而理則一。若夫淺者見淺。深者見深。在學者取以自證耳。苟無格致之功。烏足與闡聖賢之言哉。○朱子曰。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理得於心而假文字以傳之。故文足以達吾意焉足矣。使徒於文字求工。縱極高妙。而於實理無得焉。則亦浮華而

已矣。其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哉。信乎道者文之根本而爲文者不可不衷於道也。○朱子曰。爲學而不觀書。此固一偏之論。然近日又有一般學問。廢經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術。極論古今興亡之變。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祇如此讀書。則又不若不讀之爲愈也。況又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而博取。不若熟讀而精思。得尺吾尺。得寸吾寸。始爲不枉用功力耳。古聖教人脩己治人之道具載於書。若不觀書。何以爲學。但所謂學者必先求此心講明義理。而後旁覽諸史。以廣聞見。若廢經而專治史。略王道而尊霸功。惟務乎外而極論古今興亡之變。不返諸內以審察此心存亡之幾。其爲逐末忘本甚矣。雖讀亦奚益哉。況人至中年。精力有限。與其汎觀博取。茫無所獲。何若熟讀聖經。精思大義。庶少有尺寸之得。亦可爲吾實有而不至徒勞無功也。學者愼毋誤用其心而知所返可也。○朱子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蓋循前代之舊規。非以經義詩賦策論之區區者爲足以盡得天下之士也。然則士之所以講學修身以待上之選擇者。豈當自謂止於記誦綴緝無根之語。足以應有司一旦之求而遂已乎。科舉試經義詩賦策論。亦循舊規取士。不得不然。非謂止此遂可盡得天下士也。蓋上之求於我者在乎實用。則我之自求以待用者不在空言。寧惟是工記誦綴浮華博一旦之知遇。而遂謂此外無餘事乎。講學修身之士當必不出此矣。○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此論作詩之旨也。人心有所向爲志。由志而發於言爲詩。古人之詩自朝廟閭巷以及婦人女子。皆能言之。其忠君愛親之誠。好賢嫉惡之意。歌也有思。哭也有懷。總以自寫其性情而已。故今之爲詩者豈必計其詞之工拙哉。但觀其志之所向或高或下何如。便可以見其心術。定其人品耳。然則詩不易工。正不必工也。○朱子曰。無

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理無終窮而學無止境。故無一事而可不學。無一時一處而可不學也。無一時如終食不違之類。無一處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類。○朱子曰。此心一定則萬理畢見。心惑於他歧或遷於外誘。皆不定也。不定而事物之來。多所障蔽。理不可見矣。惟涵養此心。使之卓然堅定。則居安資深。左右逢原。萬理有不畢見乎。○朱子曰。鄉道之勤。衛道之切。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備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實也。人之於道。始學之。終欲行之也。無志者不足道。即知所求而鄉慕殷。知所信而扞衛力。而身未盡道。終非道中人。故不若力而行之。使人倫日用無非天理流行。而道實體諸己。乃爲立身之本務耳。得其本。便可致用。而虛弄筆墨者。每謂盡力於文詞亦可以闡道於世。則又孰若即其功。留心經史。考究其所以運世之本。審量其所以治世之宜。義理既得。舉而措之。不世之事業自此出焉。斯無愧於上下。有補於天地。而斯道不至架漏也。故孔子言知不如好。好不如樂。又曰。託之空言。不若見之行事之爲深切著明也。○朱子曰。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疏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要。尤始學者之不可不知也。讀書而簡略字句。則失之疏易。或前後馳逐。彼此紛營。又失之淩躐。惟是量吾材力所至。約其規程。日課而謹守之。字求訓解。句索旨趣。使其意堅定。前有未得。不敢求其後。此有未通。不敢志乎彼。使其理詳明。循循漸進。自無疏易淩躐之患。然此不但讀書之法也。至於操心之要。疏易則防閑不密。淩躐則涵養難純。亦同此法。尤始學者所當知矣。○朱子曰。人之所以神明其德。應物而不窮者。心而已。古之君子自其始學。則盡力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而內事其心。既久且熟矣。則心平而氣和。

從容暢適與物無際。其觀於一世事物之變。蓋無往而非吾樂也。心者神明之德而應物之本也。君子養心之道自其始學。卽循循規矩以從事於下學上達之功。迨持循既久。涵養既熟。則心自平氣自和。從容暢適之中與物若無涯際。及出而觀於一世事物之變。皆不足以累其心。無往非樂之所存焉。蓋其樂實有得於中而無假於外。正非淺學者所能知也

○朱子曰。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淸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爲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論莊子者或比之子莫。豈知子莫見爲我兼愛之害。遂於二者移來移去就形迹而執其中。閒以爲中之義理在是。而無本然之權定。其輕重所以膠於一定。非義理之宜也。然彼猶欲擇義理而誤焉者。莊子則義理全不顧。但便於身卽與爲因循。不便於身卽一切舍去。則是專計利害。比之子莫又混亂矣。原其心卽世俗趨利避害之情。鄉愿同流合汙之術。而人情世故揣摩較計更熟而刻。世俗鄉愿莫之能匹。炫目悅心。害德更甚。其流也含糊其詞。虛幻其說。相高相尙。至晉而風愈盛。俗愈衰。是非倫理。公然倒置。蓋弊有必然而無疑者。起老莊問之。亦難自解。王通謂非其罪。乃曲說耳。其誰信之。

○朱子曰。異端之學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此尤害事。近世儒者之論。亦有近似之者。不可不察也。性者萬物之一源。卽所謂理也。此理橫天寨地。亙古亙今。無息閒斷。自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則此理具於人之身。而不能無氣質情欲之偏。此儒者之至論也。自佛教悖吾道而爲異端之學。則以作用是性。僅指有生之知覺運動者而言。及夫生意已盡。乃欲反照定覺。復其本然之性。是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又不察氣之淸濁。質之厚薄。情欲有忿懥恐懼好樂

憂患之偏而不得其正。徒謂搬柴運水頭頭見道。則是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滿路都是聖人。此尤害事。異端誣民。正宜辭而闢之。乃近世陸氏與夫王蘇之流。名爲儒者而其論亦有近似之者。又當察也。觀朱子問答諸篇。反覆論辨。正不得已之苦心。其所以衛道者至矣。

○朱子曰。觀人之失。亦坐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處靜觀動。則無不察矣。深靜者。誠而已矣。人未有誠而不明者。故觀人之失在自處未能深靜之故。若處晦觀明。則自處於深。而視聽專。處靜觀動。則自處於靜。而心思一。表裏洞達。囂糾不生。人至吾前。已無不察。而不能逃吾睿鑒之中矣。此觀人之法也。

○朱子曰。閒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況吾人乎。天地之最可樂者無如閉戶閒居。得用力於讀書奉親二事爲樂之至足者也。若夫外物之來。聽之適然。聖賢且不能必。況吾人之未至聖賢者乎。而何必改其樂乎。亦素位而行焉可也。

○朱子曰。比年以來。士氣衰弱。觀時俯仰。徇勢前卻。其心有一身而無天下。其口有唯唯而無諤諤。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惟其善養也。有是氣而後任大責重。無所疑懼。比年以來。士人之氣衰弱不振。則其所養可知。是以觀時徇勢。俯仰從人。顧一身之榮顯。不謀天下之安全。有唯唯以囁嚅。絕無諤諤之諍議。其心其口尙可問哉。

○朱子曰。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此示人處窮之法也。窮通有命。奚能預必。適值其窮。卽生怨尤。何以爲進德修業之地。須是堅持德性。勿爲世故所汨沒。時時皆忍。念念皆忍。當其始也。亦不廢勉強之勞。忍到熟處。樂天知命。自無戚戚之念矣。朱子此言。大率爲初學者言之。若疏水曲肱。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內重外輕。此心純是天理流行。則固無俟於忍而自忘乎境者也。

○子朱曰。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無寬廣之宏。則舉莫能勝。無強忍之毅。則行莫能至。蓋仁之爲任重而爲道遠。

莫勝莫至則安得而依之然爲仁之機在我固由己而不由人則由安得而違之學者苟於此審依違而爲之奮然思興則得矣○朱子曰尊聞行知而有以卒就其德業則所以顯揚其親者於是爲大尊所聞則德日進於高明行所知則業日底於光大其所成就巨淺鮮事故顯親揚名光前裕後莫此爲大彼以勢位富厚爲榮親之具者陋矣○朱子曰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而聖賢所深戒也古之學者所以爲己者蓋凡致知力行皆身心以內事惟是念茲在茲求所以修其身治其心而無少寬假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也後之學者所以爲人者蓋凡務博誇多皆身心以外事惟是循名徇物全不思所以體諸身驗諸心而任意馳逐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也發念一差賢愚判若霄壤矣聖賢深以爲戒者此也然則學者之始念可不愼審乎哉

濂洛關閩書卷之十九

朱子

吾儒章句上 凡三十一章

朱子曰。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吾儒踐形盡性。事事著己。故萬理具足於心而皆實。釋氏虛無幻化。希心頓悟。故萬理一切遺棄而皆空。儒釋之相去豈不遠哉。○朱子曰。國家稽古命祀而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蓋將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之學者皆知有所鄉往而幾及之。國家稽古命祀。禮先聖先師於學宮者。豈徒修其牆屋。設其貌象。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爲觀美而已哉。蓋唐虞三代遞相授受之旨。遡哉莫逭。至我夫子祖述憲章。金聲玉振。集羣聖之大成而道之統屬焉。景行仰止。舍此其誰用是以明夫道之有統。使天下學者知所嚮往而幾及之也。○朱子曰。古之君子施而不望其報。祀而不祈其福。蓋以爲善爲當然。而天人之間應若影響者。自不容已也。施恩望報則有所邀於人。祀神祈福則有所邀於神。皆非人道之宜。是以古之君子不爲也。君子則以吾性有善而爲之。皆職分所當然。若夫恩施廣布。享祀潔誠。各盡其道而天人協應如影隨形。如響應聲者。自不容已矣。君子何所容心焉。○朱子曰。簡策之言皆古先聖賢所以加惠後學。垂教無窮。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將於是乎在。古之

聖賢學問有得於心然後發而爲言。卽今簡册所載。其所以嘉惠後學。垂教萬世者。無所不備。學者受其書而讀之。以我之心見聖賢之心。則所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卽此而在矣。夫豈必他求哉。○朱子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此示人讀書之法也。讀書將期有益人。若能存誠主敬。欲實求我之身心性命而以之觀書。則書中之所言皆足以證我之是非得失。書□我而旨趣無盡。我得書而啓發實多。豈不開卷有益。若□心浮氣。徒欲藉書之事迹字句以博我見聞。卽在我之用意皆無當於書之切近精實。見書時止知爲書。離書時我又自爲我。徒覺釋卷而茫然無得耳。讀書者可不知所從事乎。○朱子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罔念而作狂矣。聖人生知安行。固無待思勉。然聖人未嘗自見爲生安也。使聖人有自見爲生安之意。則乾惕之心少而驕矜之氣盈。是罔念而作狂矣。其何以爲聖人哉。○朱子曰。當事之常而守其經。雖聖賢不外乎此。而衆人亦可能焉。至於遭事之變而處之以權。則惟大聖大賢爲能不失其正。而非衆人之所及也。經者不易之理。所以處常。權者隨時之宜。所以處變。安常而守經。雖聖賢無以異乎衆人。若遭變而行權。則非大聖大賢。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鮮有不失其正。如舜之處父子。伊周之處君臣。此豈衆人所能及也。○朱子曰。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二帝堯舜也。三王禹湯文武也。典謂五典。禮謂五禮。皆五倫也。書所謂天敘有典。大秩有禮者也。儒教自開天闢地以來。賴有帝典王謨。述天理之自然。順人心之固有。爲治世教民厚典庸禮之道。而後之聖賢所以警學開曉者。遂將天敘天秩之理。著書立言。闡發無遺蘊。以垂示後世。此修道之教。萬世所以永賴也。○朱子曰。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必當爲。與義理

之必可恃。義理者天理之當然。故必當爲而不容有所諉。亦人心之同然。故必可恃而不必有所疑。然惟君子爲能知之而小人則有不顧也。○朱子曰。宜深察聖賢義利之訓。反求諸身。推類窮根。漸次銷伏。使日用之間。全在義理上立足。方是講學之地。義利之辨不明。便自無入門處。古聖人諄諄以此示訓。正欲人於幾微之間見得明。守得定。然後可與爲學。學者當深察其言而反以求諸身。推類至盡。窮極根原。務使見利之心漸次銷除。不至潛滋暗長。而日用之間處己待人。應事接物。全在義理上立足。如是則本體清明。德性堅定。方可以講學討論而爲進德修業之地也。○朱子曰。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道一而已。師舍是則無以爲教。弟子舍是則無以爲學。故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吾夫子集羣聖之大成而親炙私淑。豈有異道哉。○朱子曰。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顏子心常舒泰。純是天理。無有形迹而從容恬愉。愈平淡其趣味愈深。曾點春風沂水。胸次悠然。固有萬物一體氣象。然味童冠與偕風浴詠歸數語。但覺天機呈露。大致亦近勞攘矣。其樂則顯而易測也。○朱子曰。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之能愧人之不能。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雖己有長而不以形人之短。雖己有能而不以愧人之不能。蓋其沖然若谷之虛衷。出於性成。是以學彌高而德彌邵。非聖門諸賢所可及也。○朱子曰。曾點於道見其遠者大。而視其近小皆不足爲。故其言超然無一毫作爲之意。惟欲樂其所樂以終身焉耳。曾點所見遠大。其視目前近小之事皆不足介其胷次。故其言超然活潑。不假作爲。無待於外而有得於中。若將樂此以終身者。眞可謂能見大意矣。大凡學者要須有此等氣象。不則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其於道恐未能夢見也。○朱子曰。曾子之爲人敦厚

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爲大。曾子敦厚積實卽厚重爲道之基也而其學則隨事精察務切於日用躬行之實以馴致乎積衆功深之候故一貫之道惟曾子得聞之然觀於體受歸全臨終啓手足及溥晉楚而重仁義則知孝敬信讓之規乃所以自守而終身而不求人知輕富貴而守貧賤者尤其制行立身之大也。○朱子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聖學不明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徒託空文以自見耳於斯道奚裨爲學者苟能精於擇自知申商黃老之悖於道矣○朱子曰。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旣明。洞見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君子之於異端闢之甚嚴然所以闢之亦自有道儻吾學不明則彼得因其似以亂吾眞乘其隙以攻吾短故必洞見天命之本原率性之達道全體大用無乎不明然後據吾理以開彼私挽彼邪而歸吾正而議論詳盡道理貫通也如孟子闢告子義外之非發夷子二本之失非徒攻之而已其所以發明吾道以提撕警覺之者要使彼徐悟其非而知吾道之是亦可謂深切著明極盡而無餘蘊矣學者之闢異端正當以孟子爲法也。○朱子曰。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所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森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序。

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老子談道德浮屠談心性疑近聖賢而實則不同蓋吾儒所言性命皆係眞實而彼所言性命盡屬空虛也大自天命於人爲性寂然不動之中而民彝物則萬理畢具無一不實及其感而遂通則於日用倫常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道因物順應而無或少差此聖賢所以有盡性立命之學也彼老子浮屠徒尙淸淨虛無而不知有實理徒知應物見形而不辨其眞妄其滅性悖道甚矣豈可以其似而亂吾眞哉○朱子曰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麤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及乎高明而其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儒教之所以異於老釋者以其精麤隱顯有一本之體有萬殊之用渾然具備務底於大中而無過不及至正而無偏倚之矩則而已故君子於此智雖足以推極高明而措之言行則未嘗不範圍乎不偏之中不易之庸焉豈強使之然哉蓋高明中庸原於天命之本然率於人心之固有實無異體故耳○朱子曰董仲舒不及陸宣公而學問過之張子房近黃老而隱晦不露董仲舒漢時人陸宣公唐時人二人皆賢者若論其才則董之溫厚不及陸之英發然董之學問醇粹少疵則較陸爲尤勝張子房亦漢時人其術近於黃老而平生智謀都因事方用所以轉主心如轉戶樞殆隱晦而不露者可不謂賢朱子之言眞諸公之定論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董仲舒嘗言正誼而不謀利明道而不計功所以自立者甚高故至今稱漢醇儒後世之不及古人者正以一心爲道義又一心爲功利於大關頭處未能打透雖自命儒者究與市井輩何以異哉○朱子曰馬援之言自可爲法馬援嘗戒諸子謂爾曹見人過失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此言可爲持躬處世之法好盡言以招人過是豈君子之所爲哉○朱子曰義

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人之所難者義利之大分而已。惟漢武侯生平濟泊寗靜。其事主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是義利之大分。惟武侯知之。豈他人之所能及哉。○朱子曰。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爲多焉。私欲之累。最易溺人。一爲所牽。則精神志慮。沈頓消磨。必不能以建功立業。孔明擇娶醜婦。奉身調度。率皆人所不堪。其生平正大之氣。經綸之蘊。雖曰得於天資。然竊意當日之智謀思慮所以日加精明。威權品望所以日見隆重者。大約多得力於寡欲養心之助焉。蓋人能寡慾則志氣清明。持守純固。而天下萬事莫不從此中做出也。○朱子曰。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治出於一者。法制禁令要皆本於躬行心得之餘。故禮樂達於天下。治出於二者。聲名文物止以飾其狹隘酷烈之爲。故禮樂爲虛名。歐陽子之言實是至論。然政事禮樂固出於一。而道德文章尤非二物。未有道不至而文至者。歐陽子恐或未之知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礴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六經皆古聖賢之文。可謂盛矣。然豈綴緝造作。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道德之實。充積於中。則以其中之所得者發爲至當不易之論。自必有是文於外。如高明者天也。而天有是高明之氣。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博厚之地也。而地有是博厚之形。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天地自然之文。其不可揜者如是。是以聖賢之心既無一念之蔽。而極其精明。無一念之雜。而極其純粹。其實有諸內者磅礴不可遏。充塞不可

窮則其著見於外之文亦必自然條理分明有倫而有脊光輝發越日新而月盛夫孰得而揜之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册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蓋其文之不可揜者又不必託於語言著於簡册而後以爲聖賢之文在乎是也但其日用之間一身之接於萬事者語默動靜無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實凡人可得而見者皆謂之文則信乎道德文章之出於一而歧而二之者則亦世俗之文而不足以幾於聖賢之域也已○朱子曰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范公謂范滂夫也范公雖不純師程氏似信道未篤者而實尊仰取法出於願學之誠焉故其於東坡也雖以鄉黨朋遊稱交情之厚而立朝議論亦與東坡趣向略同要其平日制行判別則有迥然不相入者觀其所著論語說唐鑑多資於程氏及行香齋筵子瞻令具肉食而滂夫食素亦於此可見矣○朱子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溫公晚年更歷之多爲此說小人之於國家也引用奸邪斥逐良善顚倒國是無所不至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與其不幸而得小人擅權誤國不若得愚人備位充數雖不能有所建立猶可以不至決裂也此溫公晚年閱歷有所見而發爲論信哉朱子曰范文正傑出之才文正公倣秀才時即以天下爲己任立朝慷慨論事奮不顧身至其出入中外位兼將相功業可觀威望丕著大約皆本先憂後樂之心欲措天下於治平實一時傑出之才也○朱子曰溫公可謂知仁勇溫公爲宋室名臣立朝大節卓然可觀其辨介甫之非詆新法之弊是其智也至遮道之民有願公留朝廷活百姓之語非仁而何遼人聞之則曰宋室相司馬矣愼無生事開邊隙非勇而何雖其爲智爲仁爲勇固不止此而即此三事觀之亦見其大概矣公誠宋之賢輔哉○朱子曰此心操則自存動靜始終不越敬之一字伊洛拈出此字乃是聖學眞的要妙功夫學者於此著實用功不患不至聖

賢之域。學者希聖希賢。惟在此心。一或少舍。便至放失。但常操之則自存矣。而所爲操之之道。舉凡一身之閒動而應事接物。靜而思慮未起。以至成始成終。總不越敬之一字。伊洛先生特拈出來正教人以眞實工夫。作聖要訣。誠能於此著實用功。身心收斂。動靜始終。純於敬而不苟。則衆邪自閑。一誠無閒。久之涵養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朱子曰。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册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世俗既衰。士不知學。讀古人書不過誇多鬬靡。博利祿以爲入耳。閒或有意於己者。則又墮於空虛。以爲取足於心。無事外求。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一切遺棄。幸而講學明理。不墮空虛矣。而又傷於急遽。未知循序致詳。從容體驗。至於浹洽而貫通。然則士不知學。又豈能合內外精麤。以馴致於有成哉。

吾儒章句下　凡三十七章。

朱子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人之氣象。乃道德之符。聖賢之道德高遠。則氣象亦高遠。豈易言乎。苟非於道之所蘊者造之已深。德之所成者知之已至。與聖賢默相契合。鮮不仰之而無從。望之而未見。安能識其分量而辨其端的乎。所謂惟聖知聖者此也。始學之士。所見者淺。中未有得。卒然觀之。不生疑惑之端。則開躐等之弊。烏可以語此。故欲尊聖賢。又當爲初學地也。○朱子曰。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

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聖人之心渾然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以雜之故動靜如一。當其感物而動而靜之理未嘗亡。不以動而無靜也。及其寂然而靜而動之機未嘗息。不以靜而無動也。此主宰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而不囿於萬物。卽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朱子曰。吾人之學要當以明理治身爲本。世間得失。正不足深計也。誠意正心本於窮理。家國天下本於修身。故明理治身最爲吾學本原之地。至於世間得失。正當度外置之。使寵辱不驚。然後有以定其內力。而爲古大人體立用行之學也。○朱子曰。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茂叔作太極圖說及通書。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師傳所自。莫或知之。蓋五星聚奎。春陵協瑞。天開道脈以接鄒魯之傳。非苟然者。故二程受其書以行於世。而傳孔孟不傳之正統。其淵源可槩見矣。至於胷中灑落。吟風弄月。所以指乎孔顏樂處者。周子不言。程子亦未嘗明言。後世固不可得而悉聞也。○朱子曰。程夫子之言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此二言者。實學者立身進步之要。而二者之功蓋未嘗不交相發也。此引程子之言。以明主敬與致知乃學者之切務。而立身之本。進步之階。於是乎在。況主敬則知日益精。致知則敬日益篤。二者之功又交相發而兩相資也。○朱子曰。自鄒孟氏沒而聖人之道不傳。世俗所謂儒者之學。內則局於章句文辭之習。外則雜於老子釋氏之言。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遂一出於私智人爲之鑿。淺陋乖離。莫適主統。使不得比於三代之隆盛。若是者蓋已千有餘年於今矣。此朱子作周程三先生祠記也。言孟子沒而聖道湮。儒者之學不明於世。局於俗學者則爲文辭章句之習。雜於異端者則爲老子釋氏之言。其於修己治人之道。俱不本天理之正。故淺陋可笑。乖離正道而莫適所統也。然則後世之遠遜三代者。由於二者

之學不足以修己而治人耳千有餘年言其久也濂溪周公先生奮乎百世之下乃始深探聖賢之奧疏觀造化之原而獨心得之立象著書闡發幽祕詞義雖約而天人性命之微修己治人之要莫不畢擧周先生名惇頤字茂叔探聖賢之奧觀造化之原者心與道契而發千聖不傳之蘊也立象著書闡發幽祕如太極圖說通書諸篇是也天人性命者陰陽五行中正仁義之精修己治人者善惡修悖禮樂教化之說其言甚約而其理甚備也河南兩程先生既親見之而得其傳於是其學遂行於世士之講於其說者始得以脫於俗學之陋異端之惑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於世俗利害之私而慨然有志於堯舜其君民者蓋三先生者其有功於斯世於是爲不少矣兩程先生明道伊川也親見其傳而其學遂行於世者本周子之道以教人也學者既講周程之說始不溺於詞章釋老之非故凡所以修己而治人者皆知爲吾儒明體達用之當然而世俗利害之私不足以惑之矣堯舜君民欲天下進於三代之隆也三先生發明道體造就人才之功豈淺少哉○朱子曰明道之學從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功深明道沈潛純粹其爲學原本六經洞見道體充然自得終日怡悅大率從容涵泳之味洽於中而發於外者渾是一團和氣橫渠終日危坐俯讀仰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苦心力索之功蓋實有深爲者二子之學明道則幾於安橫渠則由勉而至者也○朱子曰橫渠之於程子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橫渠之學得之苦心力索居多未若程子之涵養醇粹漸近自然猶伯夷伊尹之各得其一偏而不及孔子之集大成也○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德性蘊於中者規模施於外者寬大而廣闊此其所以爲明道也氣質賦於天者文理成於人者剛方而密察此其所以爲伊

川也二子雖同道而造德各異亦隨其性之所近而已○朱子曰二程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於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修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沈迷而內之聖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議論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有能辨之者程氏之學得力於四書六經故所以教人者要在讀書以窮其理自誠正修以達之家國天下其道坦而明易知也其說簡而通易從也其行端而實易守也是以能使百代之沈迷皆知從事於聖賢之域則程氏振作之功所繫所施爲重且長矣至於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卓然可稱者如王翰林韓忠獻蘇文忠輩所繫所施固爲輕且短也天下後世當有能辨之者矣○朱子曰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龜山姓楊名時字中立羅公名從彥字仲素龜山傳河洛之學倡道東南時弟子千餘人而潛思力行任重詣極無有如羅公者其所著遵堯錄可槩見也此李延平先生所以獨得其宗歟○朱子曰延平先生資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閒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延平先生姓李名侗字愿中此章形容有道氣象極爲詳盡資稟氣節賦於天者充養完粹以下皆成於人者先生氣稟雖勁特豪邁而充之以粹養則無復圭角之呈露矣故但見精純之氣達於面目色與言則溫潤而嚴厲神與氣則安定而和平至於語默之端詳動靜之閒泰皆有自然法則平居篤實似若於事無甚可否及事變當前則決之以義裁之以理截然難犯先生之爲人盡於是矣此蓋朱子淵源之所自而所以形容先生亦卽其所以自

道也夫。○朱子曰。李先生之道德純備。學術通明。求之當世。殆絕倫比。然不求知於世。而亦未嘗輕以語人。故上之人既莫之知。而學者亦莫之識。道德純備。言其體無不具也。學術通明。言其用無不周也。宜當世鮮其倫矣。不求知於世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故上之人莫之知。亦未嘗輕而語人。所謂藏之名山。傳諸其人也。故學者亦莫之識。觀此數語而李先生之論定。○朱子曰。羅宗禮從同郡李愿中先生游。聞河洛所傳之要。多所發明。於是喟然而歎曰。儒佛之異無他。公與私之間耳。由此沛然自信。其守益堅。羅宗禮名博文。南劍州沙縣人。河洛之道閱三傳至李延平。宗禮從延平游而得其要旨。多所發明。可謂善學矣。及喟然歎儒佛之異在公私之間。則見得邪正分途。直到錙銖杪忽處。以是沛然自信。持守益堅。不亦宜乎。○朱子曰。蘇氏議論。切近事情。固有可喜處。然亦譎矣。至於衒浮華而忘本實。貴通達而賤名檢。此其爲害又不但空言而已。蘇氏謂軾轍也。所著議論縱橫閎肆。切近事情。不無可喜。然大約出於詭譎。絕非正大之道。已不足貴矣。至於衒詞藻之浮華。而盡忘其本實。貴權謀爲通達。而反賤乎名檢。此其風尚所趨。大爲世道人心之害。又不但空言而已也。○朱子曰。王氏之學雖談虛空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王氏之學不但與吾道背馳也。其平日之所議論設施者。雖談虛空近於老釋。而絕無老釋之精彩。雖急功利近於賈商。而絕少賈商之機變。其極至於鄙陋不堪。不過如薛昂之徒竊權怙勢而已。可勝歎哉。○問荊公與蘇公之學。朱子曰。二公之學俱不正。荊公取佛老之似亂孔孟之眞。仗人主之威行空言之教。蘇氏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二人之學皆謂之不知道者也。吾儒自有至正學術。

學得其正則發爲議論見諸事功自然純粹光明有體有用而合於聖賢之道如荆公蘇公之學俱出於不正者也彼佛氏言心性老氏言道德似是而非正與孔孟相反荆公乃取其似以亂其眞其惑甚矣及身操國柄掊爲新法偏執已見紛更舊章不過仗主威而罔恤人情行空言而全無實效卒之敗怨取敗所謂皋夔稷契事業竟安在哉若蘇氏早年所學近於權謀術數大約拾蘇張之緒餘縱橫任意以立說迨夫晩歲談空逃禪則又醉佛老之糟粕潦倒於其中而肆志焉是皆本原已差學非其正均謂之不知道也使二公當日稍能知道則文章經濟不至駁雜偏倚其所成就必有可觀而見之不眞竟爾流弊至此惜夫

○朱子曰爲陸學者以爲病已頗不能平鄙意則初無適莫陸學陸九淵之學也當時朱子以道學倡於東南而象山亦講學西江往來辨論不合朱子嘗以子靜頓悟之說爲近於禪學子靜者以爲妨己所學頗懷不平故朱子自明其意以爲學貴求其是爲其學者彼自病耳我何嘗有病於彼彼縱不能平於我我何嘗欲是我而非彼鄙意初無適莫又何憾焉蓋答劉晦伯之言如此其公心至今如或見之

○朱子曰陸氏之學則在近年一種浮淺頗僻議論中固自卓然非其儔匹其徒傳習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不可揜諱陸氏之學專於尊德性以主靜爲宗旨故朱子謂陸氏之學比之近年一種浮淺頗僻之議論固自超卓非若輩之儔匹而其徒傳習其學亦有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間非汎然一無所用者但其宗旨本自禪學中來與吾儒切實學問之功未免剌謬學者不知將有習其說而誤入於空虛者故其失不可掩諱以滋背道之端耳

○朱子曰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疏之辨此朱子誡子之言也爲學之道雖在嚴師尤賴益友則交游當審擇也故即相與共學者皆同堂講業之人要不能無益友損友之分則亦不可無或親或疏之辨交游之所繫豈輕哉

○朱子曰劉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不妄語之一言

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劉器之名安世。彼得不妄語一言。便奉之終身。善守師說而不變。此言行錄諸書之所以作也。至其議於朝而進無隱情。語於家而退無愧詞。慷然如秋霜夏日。則純是司馬家法矣。

○朱子曰。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爲非義者。家之本在身。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叔度立身行己。最爲修飭。可謂正矣。以正而率其家。則相觀而化。整齊嚴肅。孰敢爲非義之事者。嗚呼。子弟之率不謹。豈非父兄之過哉。

○朱子曰。汪聖錫日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爲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爲世名卿。汪應辰字聖錫。嘗從呂本中胡康侯游。其學務去私欲。如用兵克敵。蓋能親師取友。多識見聞以成其德行者。晚年卒爲名卿。則其進學之效也。

○朱子曰。陳了翁說人當自試。以觀己之量。了翁名瓘。言人不知己之力量。大言不慙。謂天下事皆無足難。迨其置身事中。識見操守。當前廢絀。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故必自試以觀己之力量。諸葛公隆中抱膝。王景略捫蝨而談。眞信得自家力量過也。

○朱子曰。陳邦彥授衢州州學教授。日進諸生。教以修身厲行之意。不專器人於文字語言之間。陳邦彥名良翰。學官爲諸生師表。立教於膠庠之地。士子經明行修。升諸鄉國。實自此始。教之之道。豈苟然者。雖文字語言亦所不廢。然修身厲行乃立教之原。爲學之本。而不專於文字語言。閒器其人也。如邦彥者可以爲師矣。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朱子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東萊姓呂。名祖謙。字伯恭。象山姓陸。名九淵。字子靜。伯恭之學以多爲貴。所務者博也。博則恐傷於汎。故其失卽在多。子靜之學以寡爲貴。所主者靜也。靜則恐涉於虛。故其失常在寡。

○朱子曰。敬夫識見純粹。踐行純實。使人望而敬之。敬夫姓張。名栻。號南軒。識見純粹者知之眞。踐

行純實者行之篤觀其平日不爲驚怪恍惚之談則識之純粹可知矣不舍深潛縝密之功則行之純實可見矣當時諸賢宜其望而生欽仰之心也夫

○朱子曰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察季通以黨禁論竄道州同人餞之觀季通之行也有浩然長往之意絕無幾微不愜者其友丘子服獨爲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蓋一則處事變而志定於中一則恤窮交而情見於外皆自然而然之道非有勉強安排者季通子服固兩得其理也

○朱子曰儒釋之異正爲吾以心與理爲一而彼以心與理爲二耳然近世一種學問雖說心與理一而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故其發亦不合理卻與釋氏同病又不可不察

儒者見得心無係累而萬物之皆備故心與理爲一釋氏見得心空而失於寂滅而並無此理矣近世之弊則見理不眞如認食色爲性之類是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則此心仍然無物彼失之空虛此失之駁雜均非吾儒心理之正其病雖異而實同此又不可不察也

○朱子曰王氏之誣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蘇氏之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雖殊其失則均矣

王氏謂王安石也蘇氏謂蘇轍也王氏談道德心性竊佛老之似以亂吾儒之眞故其誣惑世人以其言者誣之也若蘇氏所謂五鼓振衣何思何慮者遂指以爲道妙而祕不告人時或出其餘以愚學者是其誣人以其不言者誣之也二者之意見雖殊而其爲欺世害道之失則均矣

○朱子曰今人但見孔子問禮問官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聖賢之學有本有末必先講究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而至於物曲人官雖皆理之散見焉者亦學問所不廢特末事耳今人不求其本但見孔子問禮於老聃問官於郯子無所不學便道學問止是如此此亦太宰嚭人之見而已宜乎修齊治平之道不講而博物洽聞以相矜尙也

○

朱子曰顏子所聞入耳著心布乎四禮形乎動靜則足以發明夫子之言矣顏子沈潛純粹每有所聞入之於耳者卽著於心而見於四體動靜之間皆足以發明夫子所言之理是不惟心領神會而直身體力行其不虛所聞如此夫子所以亟稱其好學也

○問顏子所樂何事朱子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欲耳無欲便樂內重則外輕見其大則心泰人惟梏於物欲之私故不能灑然無累顏子從克己復禮用功以至於欲罷不能則其日用之閒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眞有鳶飛魚躍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之妙安往而不樂若有意於樂固非眞樂卽以道爲樂猶是物而不化者也

○朱子曰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可得矣子開自信之難曾點言撰之異二子各有意見不相侔也然二子均能獨見其夫故點雖忘世而春風沂水童冠與偕便有民胞物與之意開之篤學而求信未能不輕於仕便有求志達道之意惟見得曾點意斯漆雕之意亦可得也夫子於二子一與之一悅之情深哉

○朱子曰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曾子資性遲鈍其學不務浮華而於日用之理隨事精察踐履篤實大率力行之意居多然卒以傳道可知學不貴文而貴實也

○朱子曰自少爲學知守章句謹行止冀以獨善其身無爲先人羞辱而已此朱子自謙之詞也言吾自少爲學但知守聖賢之章句謹日用之行止求以自善其身庶不至爲先人之恥辱而已非有他長也然其修己顯親之實蓋有不期而自致者詞愈謙而德愈光矣

○朱子曰熹猾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

實無毫髮餘念也。矯揉勉強而抑制之也。朱子自言狷介之性本於生初雖勉強克治不一其方終不能挽回此性且迂疏之學成於平日而積累功夫既極其深則所信愈堅篤惟其有此狷介迂疏故自知其性其學決不能與世浮沈徼倖而就功名至於不爲世用但當自安其性自理其學以故二十年來祇自甘退藏隱居以求其志斯時所願欲者不過自修其身以守吾道以樂將來之餘年或有暇日則服習古人所遺之經證驗舊時所聞之說以求聖賢之言何所爲而立聖賢之意何所本而發得其所以然則以自樂述其所自得亦可共樂且藏之名山以傳其人而已守先待後之外實無幾微冀望之他想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濂洛關閩書

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集解者　張伯行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十二

+E九五六

鎮